



愚伏集 第五

書

七

16  
2344  
5





九卷禮記  
論書院 三四反  
祠堂附位 五六反  
合裡親屬義註版  
握手說 十三四反  
小記送服茶 十五反  
家札期年祭 十六反  
童子首經 十六反  
環經 十六反  
裏肚 十六反  
勒帛 十七反  
父子異宮 十七反  
履屋之制 十五反  
水程 廿六反  
於亥札於 廿六反  
世子冠札 廿六反  
數國 廿四反 又廿五反

冠禮賓 三十五反  
深衣 廿四反  
追崇札於 廿五反  
姑在不臣夫服 廿五反  
代父長 七八反  
附祭 九反  
家札服制 廿九反  
成服 卅反  
喪中祭 卅反  
吊朋友 卅反  
不杖無禭 卅反 又廿五反  
入南後朔望祭 卅反  
奠祭 廿四反 又廿五反  
問師喪 廿八反  
國恤服制 卅五反

門 2344  
號 16-5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上西厓先生

庚子



獻歲發春伏惟道體起居萬福區區欣賀實功下誠經世  
病縮度日僅免他撓私居貧約無由以時致人候起居惟  
是嚮往之情不能食息舍身冬間伏承垂復謹悉示喻曲  
折第於淺見有不能無起者草野之人憤忠賢之受誣問  
國事之日趨於危亡不得已而出位犯分願一言以報國  
其於義理固無不可而事勢之利害便否有不暇計况其  
言其默又非人所能與若阻撓而使之默則亦可憐通而  
使之言耶若然則不足為草野之清議也但聞其事遂寤



云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末世豈復有此事耶却是怵迫禍  
福之見勝耳近聞時議再轉如火益熱所謂黨錮傳不須  
讀者真可念也首揆出城已久未知近作何樣狼狽想亦  
不能久於朝良可痛惜在易困之象曰有言不信孟子曰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竊恐此老作事見不得此  
等而其忠誠直節世不多得可敬可敬相去隔遠奉拜未  
涯何緣盡此衷曲此非傳便故略陳所懷而多少非筆札  
所能悉只祝為道加愛以慰士望

答西厓先生

數月來為農務所困不得一候起居此雖私居者實狀有  
近於舍館未定之對寤寐馳想徒切悵懼日者因山陽人

伏承台翰謹審台候攝理萬福不任欣賀第信後日子已  
多不省比來炎歎道體起居何如區區傾仰與日俱積前  
上致仕文字間為該官所防恨李訢兩字知先生未真遂  
誤此好機會也經世頃為疴暍所苦今幸少蘇而元氣未  
復閑中日月為病懶所占取者十居六七日用雖不敢廢  
書冊之功課程不嚴昏惰常勝悲嘆如何朱書節要曾借  
於人而卷秩不具近且督還殊以為憫春間見李友璣自  
言蒙台慈以此書相付不敢受來云伏乞以其帙限歲月  
間惠下至祝至祝病蹤妨出入不得自致於江臺烟月之  
境隨侍杖屨日夕瞻跂神魂飛越

上西厓先生

甲辰



初冬向寒伏惟先生道體起居萬福區區一誠不任攢喜  
之私經世踈伏窮山無他興况惟時覽讀書有味但於反  
躬體驗處全未有毫毛得力買積還珠之戒深可懼也秋  
初伏蒙錄示一絕莊誦歎玩有如陪侍燕申於苔階竹影  
之間未覺形骸之異處幸荷無己自不知道者論之則固  
或有認為禪操者然究索工夫到後自當有此境界如朱  
夫子所謂恨盲廢之不早亦何可以捐書病之耶惟初學  
未可便向此處理會或有流為禪會之弊故嘗下一轉語  
云幽情全與世情踈門掩空山一草廬不解覓心資玩弄  
閑來遮眼聖賢書極知粗淺不敢不奉告以為承教之地  
耳朱書節要謹已拜留今世讀此書不善者何限敬誦來

教令人悵然第以先向蠶絲牛毛上尋討頭緒為病則末  
學不能無惑焉顏子見夫子所立之卓爾由博文約禮上  
做起今欲識老先生天高海濶底肖次恐所謂蠶絲牛毛  
者不可不先尋討而遽厭棄之若然則是欲為一超頓悟  
者而已惟但於此處著力不求之於統宗會元之地者方  
為口耳之學耳區區竊謂易先以但然後語意明白庶不  
誤後生輩眼目如何如何更乞有以反復教誨之千萬幸  
甚聞累上休致之章並未得請去前頭行止未知何决伏  
想一箇難進字未肯容易舍却也未由趁候適逢醫局採  
藥人呼燭附此不能一一只祝為道加護慰此瞻慕

上西厓先生稟目



院占地在山腰勢不平行層層除地設廟堂齋樓逐層有階累級而廟前堂後之階則又高數仞許廟與堂雖相直而高下懸絕似無背坐未安之礙以上下言則上廟下堂以內外言則內廟外堂自外而觀之位置齊整入其中而視之等級截然而廟與堂俱占中央不偏之位似為恰好今欲依此排設但念易東陶山廟宇皆在堂後東偏有如家廟之位當時排置深意雖不敢測知而竊以事勢度之則兩處地勢平行廟若正值堂後則面背相當前後遮掩日用周旋之際亦多不使其勢必須稍就東偏使相參差此外如無他義理則今之立祠位置雖不相同無害如有義理必從東偏為是則地勢之偏正位置之參差皆所不

計望賜開示

附西厓答

地勢雖下背坐終是未安易東既經先生指定其制必不苟姑從易東之規近東恐無妨

廟中位次以中為尊古無此說而創於

皇朝 帝王廟亦伏羲居中

其是非得失非所敢論然禮曰席南嚮東嚮皆尚右西嚮北嚮皆尚左古人之坐皆從一頭排起一三四循此而坐至於太廟祫享之坐雖太祖居中而此非一行之坐太祖居西則乃是不遷之本主羣昭羣穆之祫入者左右分坐南北相向其次序行列蓋截不紊今作一行南向之坐於北壁之下而以中為尊則既不應禮經尚右之文又非



太廟昭穆之坐而左右文互之亦疑於錯雜今從朱子神  
坐尚古以西為上之說為定似不必更究神制未知如何  
本文廟之坐乃是聖師中堂坐位亦侍之象其  
左右分行又與昭穆之坐相似與此自不同

附西厓答

皇朝近世諸儒之議皆以中為是然其言之合義與否  
未可知從朱子尚右之說以西為上亦無妨朱子書有  
濼溪兩程祠堂記又有四賢祠記其坐次排置必有已  
行之禮更詳考得據而行之則尤善也

書院當有名號而未得美名或欲因其地名而號曰洛淵  
無取伊洛  
淵源之義或欲據其事實而號曰道南未知何者為勝或  
俱不穩貼則別錫嘉名以貴道字尤為幸甚

附西厓答

道南之號甚美且與易東義相近恐不須他求如何如  
何

與鄭寒岡 丙午

十年離違一心瞻係即茲秋涼伏惟道體對時萬福因士  
友往來得聞卜地深處作泉聲山色中計活恨此病蟄之  
蹤無緣陪侍杖履於燕申之地以釋滯吝耳經世蒙幸于  
天受用閑中歲月不為不多省愆圖新以求分寸之進此  
其時矣而因循放過遂成蹉却半生窮廬之歎雖切無補  
奈何奈何惶稟此州文廟之制凡百草創近方謀備簞簞  
罍爵而其形體制度不曾理會過五禮儀圖註草略又不



足徵故考儀禮則此無其書恐不足以盡於大事兩生為此進去伏望一一提耳使得遵依而不失其制幸甚別紙所稟亦望細思批教如何

別紙

旁親無後者今人多於廟中就東壁下安其主按朱子之說伯叔祔于曾祖之旁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祔曾祖母東邊安又曰遇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旁親祔祭者右丈夫左婦女不從昭穆了在廟却各從昭穆祔其答萬人傑妻喪問曰祔祖母室歲時祭之東廂胡氏曰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據此數條則凡祔位皆當祔入于本龕之內今安祔上於東壁乃

是祭于正寢之位而施於廟內必是考禮不審或於廟中未能備龕堂之制則無祔入之地不得已而坐于東壁耳今當據禮各祔龕內無疑但有一節不能無妨礙如本位應祔之孫或至三四則許多神主同入一龕必有狹窄難容之患且如主人有亡妻既祔于祖妣又有兄弟祔于祖考則是為嫂叔同入一室雖東西異坐以生人之理言之則畢竟未安未知當如何曾見退溪先生答學者問目正論祔位一事而今忘其文大意以為主人行禮於階下妻若身祔在廟中未安當巖之別室云雖與家禮本註及朱子祔內子之儀不同而亦家禮四時正祭妻以下則設位於階下之意也且朱子答陳焯妻喪問目曰祔畢於家廟



傍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此則又是別室藏主之說依此行之又未知何如經世方立先人之室而適有此礙故謹稟○朱子曰妻先亡別廟身亡無後亦為別廟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此與家禮班祔條不同却可起然身與妻不可同祔一室之意則據此又更分明

與李完平 元翼

獻歲發春伏惟台候起居神相萬福區區下情不任瞻係經世伏蒙餘庇獲保賤命只以衰病日甚無緣望履為寤寐之歎耳每念頃果在上卒不見食此殆天意而陽復漸遲白首野農猶有漆室之憂苦苦奈何只祝上為 聖眷

下為輿望加護鼎茵弘濟艱難

與李完平 己未

許歸無家等是漂泊猶念 聖明察其無罪為之攢手窮陰寒沍伏惟台候起居神相萬吉第聞空乏之憂甚於在謫之日雖知固窮安命是一生得力處而區區傾慕之忱有不能不為之悲歎瞻望德儀只隔一嶺屏伏窮山未由趁候重念世道艱虞日甚一日未知此生能有承誨之期否乎思之悵悵經世宿患脚痺之外幸無大病而叔父氣力日減食飲亦少又常患祕泄此雖老人常事不得不為憂懼也伏想台慈必欲知之故仰達耳千萬何能縷縷只祝江臯歲寒加護萬重慰此瞻仰



與李完平 甲子

數日來天氣斗熱不審台候起居何如區區傾仰之誠未嘗食息置也經世供世不善厚招物議跋前疐後不知所處悶悶今早有人來言台慈以經世爲憂至有欲同禍福之意去未知審否果爾則甚非平日所望於相公也經世以一言不合之故爲人所攻而去只欲存士夫廉恥而已非有爭於國家大計也相公當凝然自持不動聲色以爲鎮定朝論之計喬嶽不言而其澤自然及物矣萬一辭氣之間有一毫不平之形則士論必有携貳之虞而國事將不可收拾豈不大可憂哉竊計經遠之慮必不出此而或恐平日見愛之深不欲坐視故不免驚動於或人所傳敢

此仰布此乃赤心憂國之見不但爲經世與相公一時身已之計也萬一他日事機或變經世將陷於不測之地則于時相公出而一言乃爲千鈞之力也未由面罄只冀台慈心鑒

答李完平

昨上一書略陳悃悃適值台駕在鞫廳未達而還不意茲者走人郊外俯賜酬答辭旨懇惻狂誦再三不勝銘感經世自揣甚熟豈不知冒據重地無所報效而黽勉供職而不能去者只爲 聖明獎遇之恩出於尋常耳今日何敢爲悻悻之色忍於永訣耶實以受侮於人既已不少嚙齧之食乞人且不受身爲士夫不可不存廉恥之防也欲俟



一兩日上章乞適或恐 聖明不許則一向瀆擾實所惶  
恐既出還入則是為以去要君不敢不敢到此極為狼狽  
竊願台慈於入侍之際以不妨暫適以全其進退之義從  
容開達則必有 允許之望伏乞留神不忘待時而發至  
祝至祝

與李漢陰德馨

伏以書院之設有關於歲修進學之切退陶先生於此甚  
詳而其居官處鄉之日所以倡率後學者亦必以是為急  
務自是吾嶺南書院之盛甲於東方殆至比邑有之吾鄉  
素以文獻見稱而獨未之有焉自先輩有志者皆懷歎歎  
兵燹之後家訛黨靡所在蕩然導率作成之規一切湮廢

士習不善鄉風日偷末稍之憂將有不可勝言則書院之  
作在今日尤為至急之務不可以緩議者雖或有民勞財  
費時屈舉贏之慮而有所不暇計者仍念講習觀善之地  
必有廟享先賢之典吾東方道學之傳倡始於鄭圃隱集  
成於李退陶中間有若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諸先生相  
繼而作講明洙泗濂洛之學使斯人得免於夷狄禽獸之  
歸者秋毫莫非遺澤而其生又皆在吾嶺南一道之內則  
吾黨後生欣慕愛敬之誠又非遠方聞風之比昔張定叟  
立濂溪兩程之祠於宜春而朱子作記以美其事夫以濂  
溪兩程非其土之人而猶且立祠以祀之者誠以為往聖  
繼絕學為後世立人極其德其功為不可忘也况以吾鄉



居嶺之上游為嶺之巨邑而合祀嶺之儒賢以表率嶺之  
搢紳宜無善於此者遂相與鳩材合力選地于洛水之上  
以七月始事十二月十二日上樑廟九三間室九五間號  
曰道南書院其餘齋舍厨庫則皆以力綿未遑焉竊惟此  
係斯文重事一鄉大舉宜先稟定於台下故上年令州士  
之赴舉入都者進達經始之意頃者又書與全學正湜令  
面白營構曲折伏想已獲關聽而口達之說恐或不專謹  
此陳聞伏幸台慈照察上年伏聞台慈以此事為義諾以  
事完後當為請額多士聞之莫不感歎知台慈眷眷於吾  
鄉之事者甚盛且勤但今非惟此處工役杳然未有完事  
之期相公亦方杜門此等鋪張獎勵之舉留俟後日徐為

之謀並冀台諒下瀆威尊不敢縷悉

答李五峯好問

春初聞台旌南下謹修候狀託之崔瑩中想為台駕退發  
日子已多故浮沉之也茲伏承台翰謹審行候神相萬福  
慰荷交切世間萬事真無所不有正使相對更僕猶且說  
不盡况可以筆札道耶直須付之忘言而已所祝為時加  
護以慰瞻慕耳經世屏伏省愆粗以晝日前頭被製述之  
役作一大狼狽以此為悶朋友多以思既藉謝後又不  
往為未安或至貽書譙責畢竟當作一行而詔使之行  
無路的探道傳又多榮惑可嘆如有所聞乞無惜示及深

望深望



與李五峯

黃生赴舉回伏奉台翰如承警教於燕申之地諷誦再四不能去手季冬寒沍伏惟台候起居對時珍衛欣慕無已經世脚痛之症今年忒甚然亦不過廢蹙而已正使溘然亦沒奈何所念千里相望際晤未涯此為悵悵耳詩帖頃日來自蒼石家珠玉之傍豈堪着穢猶不敢全無一語以頁來教題數行跋語以上想一笑也萬萬不盡

與張旅軒

顯光

十年傾慕之勤而未獲一日承誨於文席雖緣屏廢之蹤不敢為越境參拜之計嚮德不誡之罪亦所難逃每思之但切悚怍即此靈炎伏惟道體起居對時珍福經世力疾

供職幸免顛仆甚無可言上來登對之初首訪嶺南人材不佞首以左右對其時已以持正下諭有日矣厥後於筵中屢聞王音傾行甚勤再昨於書講進經世下問張某子甚願見而竟不來實有疾病乎抑有他故耶經世對曰自上禮待之意出於至誠必有疾病故不能趨朝矣自上欲進秩下召經世對曰辭卑受尊昔賢之所避不就若然則病雖愈必不來矣大抵竊觀聖意必欲一來之誠溢於言表一向屏縮似於分義未安區區淺見縱不能久於朝一來謝息辭疾而還於賢者進退之義似為合宜未知高明之見以為如何極知卷舒之間已有成筭而竊感聖明如渴之望不敢不以悉告伏惟細量裁處



其善其善千萬不能縷縷只祝為時龜勉少回遊心

答金沙溪長生問目

賈疏所謂今裏親膚一句先後學者誤認今裏親膚蓋由家禮及儀禮誤印以今為令以裏為裏之故也令公亦不詳察更考之如何賈疏所謂今乃指記而言也竒高峯所作握手說詳之也愚所作握手辨錄上并望斤

教右問目

儀禮云云愚按此疏家之說則左右手各用一握手之義分明可考近世講禮者或云用一握手兩端上下角皆有繫其設之分置兩手於兩端四寸中各以其繫結之使之不散云未知何所據而然姑以已見言之疏家

所謂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者握手通長一尺二寸三分其長則各四寸乃就其中央四寸處撻斂狹小使其間適足以容四指四寸而釋名所謂握以物置尸手中使握之也又留其餘兩端各四寸不動以待裏手之際可掩其手表之廣也又所謂長尺二寸裏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者以其握手中央四寸置之手內又以兩端各四寸掩其手表必重疊相掩云耳又所謂撻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綫相對者以長尺二寸之中央置於手內而所餘兩端各四寸重掩其手表則其兩端之廣裏纜與之相對而無過不及之差云耳或云纜相對云者謂其分置



兩手於一握手之兩端繫之則其兩手纔相對而不散云若如是說則其重在於繫手而不在于裹手家禮所謂握手者裹手之義安在且襲斂以厚范肌體為重故覆面者曰幘目裹手者曰握手而此二物俱有著若以繫手為重則只用帛一端繫之足矣何必充之以絮乎此亦可見也且丘氏儀節魏氏會成六禮纂要家禮簡易及本朝五禮儀俱曰用二而無有用一之說則此亦有所考而書之又况經與記文如是分明鄭氏賈氏註疏之說又如此或人之不能分釋繳繞於文義是何意也姑記所見以誨知者右握手辨

示握手說鄙生自十年以前作此見解每見人說當用一

輒據鄭註辨之而但未知樓中旁寸必令當掌處狹小是何義意且疏云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是乃令拇指在外又安在其裹手耶以此未免致疑思之未透前夏忽有人來說用一為是之意甚勤而正說破平日致疑處以故不欲膠守初見意彼說或是故前日以為真質耳非決以用一為是也大槩疏所謂繞於手表必重云者用一則說不行來論得之句絕皆精當只是記所謂裹親膚一句所以備經文之未備文順理明自無可疑不知高明何病於此而必欲改裹為裹又改疏中令字為今耶若如來說則賈當於今字下着言字不當作如此短澁文句有如此始學語孩兒話也且令裹親膚一句在儀禮則猶可如此讀



在家禮註中則上面本無本經記裏親膚一句又何可知此讀耶全不成文理全不成意味幸慙舍是已之心忝被彼此反復尋繹則不難見矣竊想高明一生用力於冊子上遇有疑礙處必不厭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而何故於此等不當疑處便生疑難不惟聞人說話掉却不信至以古今經傳文字指為誤印而輒加改易自作主張如此耶正使改得是當已非古人和平審密氣象况未必是當耶此則恐非但此一句論議上病痛幸願猛省而深思之更就寬以居之上着力則芻蕘之言或不為無益於智者借易及此不勝悚仄

吾家有唐本儀禮張頌多借人之唐本傳書乃他件

異本也皆作今裏親膚賈疏之意經言握手長尺二寸記言裏親膚所謂今指記文而言也來教以僕自作主張為非鄙人謂儀禮鄉本誤印令公則謂唐本誤印亦自主張不肯更思何不反之於身而專責之於僕也將無同也令公多讀古文有涉躐不精之病儀禮及朱子大全分明見在之文亦謂之無有主張太甚不顧人言自是已見須求唐本儀禮考之改前日之誤見何如鄙家所有儀禮二件數年前考示宋生浚吉使告于令公非徒在此二件昔年考他件亦如此非我國本誤印而何考唐板性理大全家禮篇作令裏親膚中原人亦有如令兄之誤見者令兄所見亦非孤單也賈疏之令裏



愚修文集卷之四  
誤書令裏致得前後學者爭辨不已握手用一之說亦  
由於誤印故也其所謂裏者即裏手之意朱子所謂握  
手裏手之裏乃由於裏親膚之裏也若曰裏親膚則朱  
子何以曰裏手者也乎惟記言裏親膚而此外經與記  
註及疏言握手處絕無裏字朱子裏手之裏非本於此  
而何以此充信裏字之是也若知裏字之為是裏字之  
為非則決知握手用一之非也今裏親膚之文反復讀  
之文理通暢無有疑闕但家禮註元非疏文短澁周復  
撰集之時刪節如是令人難曉也更考儀禮示教如何  
握手說句讀明白儘無可疑惟是記文裏親膚賈疏令裏  
親膚兩句本自文從字順而高明必欲改裏為裏終始堅

執不肯聽人說話此深所未曉且賈疏一款懸吐處未免  
崎嶇詰曲雖蒙再三提示終不敢聞命高明若不暫舍舊  
見則竊恐終無爛熳同歸之日可嘆可嘆

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疏曰此四者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云云  
按疏說雖如此於古禮不現未知為某之喪服何等服  
乎可疑妾字下疑脫子字幸考示

尋常每竊疑之徧考儀禮喪服篇及圖并無妾服女君黨  
之文只疑疏說或誤耳若如所疑妾下脫子字則下文當  
言君母之黨不當直云女君之黨如何如何

家禮期年服條下註楊氏曰當添一條姊妹既嫁相為



期年服此禮亦見於他書乎儀禮及禮記不得考疑楊氏說誤恐不可從

謏聞寡見常以為起高明亦疑之矣但聞姊妹皆嫁不再降亦未見其出處只是理當如此

來示未瑩不降服為期理當否依他人禮降服理當否鄙語但指不再降而言耳而添條之疑猶自若也

童子未冠者世俗例加首經其可乎首經者緇布之類項也童子未冠何缺項之有乎亡友申義慶曰按喪服

章直經註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疏曰按士冠禮緇布青組纓屬於缺註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

之無筭者著組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喪

服法吉服而為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經以腰經象

大帶明自經象頰項可知吉時緇布冠無筭故用頰項

以固之今喪之首經與冠麻繩纓別而不相綴今言象

之者直取經法象頰項而為之至於喪服亦無筭直用

六升布為冠一條繩與此全異也又云婦人之帶牡麻

結本註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

人亦有首經以此而言婦人吉時雖云文帶絲以經為

帶而無頰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經與紘帶以備

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

服也以此推之童子及婦人亦皆有首經可見也愚按

申生所引之言雖如此縷縷婦人之首經則家禮及他



書分明有之童子則未見其有明文不能無疑問于申知事叔正其所見亦如申生然尚未解疑須示及

童子首經禮無所攷而申說煩複未曉其意來諭所謂童子未冠何缺項之有者簡易明白恐攻破不得

儀禮圖初喪未成服前齊衰三年亦用環經丘氏儀節但服斬者用環經其餘齊衰以下首不用經皆免耳按丘氏說與儀禮不同可疑

環經儀禮及禮記並無齊衰以下不用之語尋常每疑丘氏之言以何為据以高明之該博亦未得考據可歎

裹肚俗所謂裹肚天蓋者恐非也家禮裹肚之用最在內乃屍體親近之物必是如今包裏腰腹之物

裹肚來示無疑惟勒帛未詳何物昔年赴京時問于漢人亦皆不知可嘆後便示教

附沙溪答曰勒帛裹足也向年見漢人以布三四尺裹足至膝縛繞袴管者疑即此物也

答金沙溪

後後卯申迄稽一造但切歎茲承令翰仍想起居珍勝不任欣賀之至史略註錯處甚多其六者如條不出兵覆曠闕損兩註直是不成文理其他何可枚數耶委質亦只是致身之義并以委贄為言則豈不淺乎先王之制命士以上父子方得異宮兄弟亦異宮而同時然所謂異宮非如後世之各異家業特別其門墻而已故有南宮北宮之



稱商鞅欲增其戶數盡後民丁故雖父子兄弟禁不得同居雖一時暴見富強之效而三代教民孝友之風索然盡矣此等處以高明之見當不煩講評而乃以俯詢於空空真所謂以多問寡不憚下問感嘆之極不敢不盡愚耳至於開阡陌之說朱子之辨不啻詳矣世人不察設有異見其陋何足辨耶

答金沙溪

無辱焉論誨以不及深感盛意無以為謝室家之辨不惟爾雅釋宮詳之只看拙夫訓誥亦已知之矣然古文亦或有混施處故尋常見鞅變法處但意其立法本意以刻核盡利為主而不復致疑矣蒙示朱子語一條豈意其論山

枯木尚有一葉青耶奇哉奇哉但念蔡非純戎豈有父子兄弟率其妻妾同室而宿者乎此莫無可疑耶此無史紀及朱子語類無由細攷然所示一條似在論語小註中何可置疑耶

答金沙溪

續承盛諭深荷不遺就審寒沍令候珍衛尤以為喜經世病蟄已二日未由趨候但切忡悵平生讀書多失之鹵莽至於史學則尤不能致意今無以仰答俯詢之勤慙愧無已然讀史之法叅考興亡治亂之迹賢否忠邪之實以為鑑戒乃為致力處如此等處雖闕之恐無大害如何然此是不耐煩之病想高明不為肯可矣



與金沙溪

經夏入秋伏惟令候起居對時珍福經世推擠不去尚此  
汨沒每想歸卧林丘靜趣益深真黃鵠之與鸞也前日  
賣來家禮考證三冊奔忙印申未得卒業而近有南歸之  
計恐留置客寓或致損失敢以附之令胤之行早知如此  
初不敢借來古人所謂仕宦與讀書背馳者真名言也然  
聖人之言則曰仕而優則學今人豈無公退之暇只是自  
家無惜分陰之志自強不息之切程耳良可愧懼未由趁  
拜只祝燕申萬吉

答襄明瑞

龍吉 丙午

逐月得書非眷厚何能至此感荷就審新正以來待奉學

履比舊增 勝尤切忻惻經世齒髮如許而昏憤益甚所謂  
頽塌無振 奮意者在吾友未必然而僕實有之矣來喻謂  
今人以決科為事了更莫肯屈首劬書此固然矣但何嘗  
見三心傷於迫切似非有德者之言而其於待一世之士  
為已薄矣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  
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聖人之  
言寬弘惻怛其所以期望於人者一節態似一節未嘗如  
此一筆勾斷也故孔子順世無其人一句話先儒以為全  
不類聖人家法以吾人高明之見豈不念及於此耶得無  
為磊砢不平之氣所發而不自覺其言之過於激耶若曰  
此乃自道而非所以評人云則又失於自畫而非朋友所



望於左右也今人所以不能專意向學者亦豈皆所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耶正為未決科力分於舉業既決科志奪於仕宦一向因循遂成枉了一生今左右既不為此二累所繫紆高卧林丘前頭歲月又不為不富此正從吾所好俛焉孳孳之秋也前書攝心之云乃是誠心奉告初非不堪當之語何至避不自居必欲遷就為辭耶恐非朋友間相悉之道如何如何如僕六年閉居病懶相成雖不敢全廢書冊之功畢竟是悠泛底活計如高架語類借得來今有五年果能如所謂兀兀窮年則今已字字成誦歷落在肚裏矣惟是不曾辦一兩月辛苦工夫其看過處草草沒意味正如鶻崙吞棗不知酸甜其十餘冊則鶻崙吞

又不得全然未經眼前日願更遲數月者蓋欲卒其業也今蒙督還甚惡不敢再違謹已全付來人珠璣積一併還矣慙嘆慙嘆其有誤字處孰敢矜識固犯僭踰之罪矣其中一冊有淋漓痕者則乃初借來時途中遇大雨未免透濕耳乞勿以污壞律之幸甚千萬慶積非書可既臨紙惘然但有馳情

答裴明瑞

其論啓蒙一款高明之意蓋謂圖書位數同異之說匹似於易無所當於筮無所用若是則雖不作亦可而其所以如此論著者是必有所當有所用而思索不透未得其說云爾而不作亦可之下久了一轉語若使善知言者觀之



則必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於言句之外矣。懵陋不敏不能及此，反復來示，然後始審其發於憤悱之誠，此則距心之罪也。慙懼慙懼，但所謂自以為已知，已知而不能不肯問人，以匿其不知不能之跡者，僕雖無似平生最惡如此用心。每讀中庸末章大學第六章及先儒攤飯門外敝緼中闕等語，未嘗不三復擊節而深致意焉。見人微有此等心術，即必心賤而色惡之。故後生輩來問文義其所不知者，則直曰：「不知而未嘗強說杜撰以為知，常日讀書時疑難滯肚，隨手拈出錄成一冊名之曰『思問錄』，又畏人誤以講學之名歸之，且顛其有少進益而自通透，未嘗以質於人，實不敢妄自尊大作為聲執以享前輩之名。如來教所云也。」

萬勿以此見疑，若以此相處則亦可以告絕矣。至其論寒暄一處，處則淺見實與高明之見不同，而前日作報時被來使督索不能究言，今請直之二先生造詣之淺深有非末學所窺，而又未嘗著書立言，無文字可徵。前書所謂未有端的可據者，正謂此耳。非訾毀二先生謂無端的工夫也。何敢以此致疑於左右耶？然而儒先景賢二錄皆退溪先生所證著，而二先生立志之大講學之篤制行之高大畧具焉。設使衆言叢亂，猶可以折衷於此矣。況今從祀之議遠近同辭，乃所謂百年論定者，於是而別生意見別立論議，有若為異論立赤幟者，竊恐高明或未之深思耳。延平之未與兩廡之祀，前此未曾知孤陋是愧。少時執事延州序只謂延



有兩種今以吾兩家氣質偏處各審其證各求其藥則僕雖懵於醫方竊願以後一藥常自喫服而以前一藥備左右瞑眩之用未知能肯受喫否耳前日借看語類時其印本誤處謹依先賢疑當作某之例輒注圈頭蓋不敢物我於左右而輕率僭妄之罪誠所難逃承有不知本語出處而妄評者尤不勝瞿然驚惕之至儻非高明指出開示淺陋何從而知之伏乞因來不惜一一開錄批誨以發其鄙仍命侍者悉行刊去使免得罪於外人千萬懇禱吾鄉先正果有主困知者而不至於右性惡又未嘗並論於五賢此則傳者之誤也嗚呼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今既自家心地全沒整頓而乃欲以謹密奉規於

左右宜其言之無力而未蒙採納但念友朋懇切之道惟當隨所遇而盡其心不當以吾知未至吾行未力而愆然於忠告之事至於君子聽言之道則但當觀其理之得失而為從違不當視其人之賢否而為進退來書亦論此理此固至當之論也是故聖人擇於狂夫先民詢於芻蕘曷嘗曰汝有此過汝有此失何以責於我云耶今左右見僕妄作未嘗以一言相責乃於一字不合之後始舉而數之曰楚雖失齊亦未為得又曰恐未及責人而自責之不暇只此全不似君子虛受人底氣像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矣竊為左右恨駟馬之不及舌也鄙性狷狹不能曲相阿徇又幸粗知朋友之義故向來奉規於左右者亦非一再左右亦嘗樂聞



而不以為忤故頃蒙詢問不敢隱其所懷蓋有恃於好察之量也不謂認為請斥全不容耐篇紙縱橫從頭至尾都是當街打人攘臂詬罵底氣色不審數年閑中讀了聖賢書因甚養成此氣象耶不宣

答申叔正 漫

病卧海濱懸懸方苦忽承令翰甚慰幽鬱第審疾為患想亦非久當瘳鄙生患在心腹徂夏入秋發作無常旁無明醫良藥以救之間撓度日甚無好况齋文因此久未就非敢忘也別紙所示甚見好古之意生於向年讀大全時疑處頗多而究索不出示兩起正愜鄙見一笑竊意五間八脊雖與殿屋四棟之制相似而今俗多用之况與四阿

又不盡同恐不嫌於僭神座在西東向祭者自戶入西向拜甚得若欲從古此似無疑但念室制太深雖有戶牖為前面堂楹所蔽恐難納明朱夫子所謂宮廬之制皆已不宜於世者雖未必專指此等而亦不得為穩便况來示欲以東西廂為左右齋夾室以藏書冊古者廂為堂夾為室屋五間前嘗為堂後皆房也今以廂為齋則士子恒居之所必安土床然後可以夾藏書則經史尊閣之所當用抹掃是未免為堂室極位不得純於古制如何如何講行古制固是感事其不便宜處恐不必況蓋非義理是非所在故耳此是循常之論想博雅之見必笑其陋矣鄉約凡例極便於遵行政文所論規過一節亦甚精確不勝



嘆服此間方欲行此而今所必有他本故原本謹留置耳  
千萬非紙筆可既只希心諒

答申叔正

續承令翰教誨鄭重雜以嘲笑奉讀喜歡如聽善戲於燕  
申之地幽鬱為之醒快天下只欠返老還童之藥數句不  
惟豪氣動人乃是理到真切語但所謂滿賜滌胃非華佗  
不可用用則必殺人何令教之太快耶歌歌鄙劣平生所  
著皆是故紙上工夫知之而不能行者何限不獨於醫書  
為然思之及此又深慙歎耳廩屋之制曾於朱子大全中  
略攷其髣髴而未透處頗多故前日率爾之答不得與高  
見默契初非不經眼於其書而泛然應之也今則本書不

在背念不起尤不敢奉報但以所見此屋本五架五間之  
制而中三架三間為正堂後榻北三間中為室左右為東  
西房其東西兩序外各一間亦分前後前為東西兩亦各  
東西堂蓋與中堂雖隔牆壁而位次則相並後為東西夾  
室亦與東西房隔壁而並位此所謂前皆為堂後皆為室  
也其前榻南五間則中一間謂之兩楹之間左右各一間  
謂之東楹東西楹西又其外各一間謂序端竊料其制大  
槩如此故切疑以相為齋以夾麓書未免堂室換位今承  
鑄誨猶未瑩然無疑於今見以此觀之書札之不及於面  
論審矣前堂後寢之制不知別有三間單屋每以後室當  
之故前書以不得明快致疑承示甚愧孤陋但此語似不



載朱書釋宮篇未知見出何書乙於後便示及至仰三仰  
古之三與者在西東面入者自戶內西向而拜乃是生人  
之禮故祭時亦於階下西向而拜者與與相對之義果無  
拜於戶內之禮而前書泛筆錯了可嘆可愧但念燕寢之  
制若正在正寢之北則今以為廟終有背坐之碍恐不若  
就寢東占位蓋此亦三代之制試考儀禮冠禮篇迎賓入  
每曲揖註疏則甚分明如何如何

答韓益之 後議

前書中滯前月望後始得披承未經旬又得後書審徂春  
入夏令候珍攝萬安慰寫無已仲夏向熱想益清勝食貧  
自是吾輩常分只恐謫客尤甚然亦安之而已直是奈何

他不得也文字痲病處蒙指摘見教得一一修改以上亦  
未知果能善變否也乞更賜反復使無大段類語則非獨  
於鄙人為幸也齋空一歎僕在江陵時所聞如此尋常嘆  
服故信筆寫出不覺與元狀語相抵牾今欲盡去之則下  
面君子謂一歎似無照應只以不相識三字換却未知如  
何廟制一歎陋見有所未安故不敢書略具別紙顯俟再  
教耳歲元體用圖說在此兄文字中最高為精深其餘諸作  
亦皆造道語故以理到可傳總稱之撰著辨等篇乃於先  
儒成說外別立議論故別言之亦望益看眼目如何無由  
相對副談書札所論終是未盡底蘊良可喟然祝慎夏  
萬重慰此遠懷



別紙

立廟則左昭右穆祫享則昭北穆南上而遷祔祧歲雖百世之遠各從其廟下而燕毛合食雖百世之遠各就其列先王之制所以明父子辨世代之意為重非以父子並肩為嫌也若然則雖祖孫亦豈得並肩耶漢明以後昭穆之制蕩然無復存者而卒吳明日之祔猶適于祖先儒雖知其甚無義意而終不敢改者恐其羊亡而古禮遂廢也然而又不敢便復古禮者以無其位而不敢議禮也 文昭前殿之坐雖不敢輕議而其為半上落下不純於古則明矣况又未嘗立法頒條以為上下通行之規則不可謂時王已定之制矣尊伯令兄篤信好古不顧旁人是非隱之

於心求其所安而斷然行之勇往則有矣區區淺陋之見猶恐不可以為訓何者後生少年其見其識不及於此兄而或欲效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人自為制而議者曰久庵啓之豈不大可慮耶近見中朝人輕變禮制流而至於浦江鄭氏家儀則其祠堂位置排列不古不今直任己意心竊病之故於此一款執筆逡巡而不敢書者為此懼也伏望另為參商更賜指教謹端拜以俟不敢執迷矣

與韓益之

前日承令翰致意勤至深覺慰荷而權文歸時未及聞知闕然無一語亦是從前懶廢書疏之致愧嘆愧嘆秋序向闌伏惟令候動靜珍福鄙生入秋以來連患脚濕殆成廢



疾之人今茲以差而元氣困敗僅僅支過近聞見擬海槎  
去如不得免則勢須力疾西上以為受命之計雖覺什中  
途固不暇慮但念朝廷必使有深讐至痛之人屈膝於彼  
處未知古所謂體下之政亦如是耶如曰國家既已許款  
私讎在所不計則又大不然 聖上為宗社生靈億萬年  
之計不得已而為此舉所謂飢死重而禮食輕也一介信  
使之選則不必強人以忘冤忍痛之事也此說近於怨尤  
非令已不敢發千萬密之餘俟面悉

與韓益之

甲子

武公上劄既以保全為辭生亦未敢以為不是反復思之  
畢竟若更有難處一節出於意慮之外不能終始保全則

豈不為 聖德之大累而 先王遺體漸為黃臺之菰矣  
思來痛傷欲上一劄略陳愚見而似聞 朝論已定日昨  
引對之席無一人異辭云恐言之無益故縮手不敢出然  
素心尚在本未能平或恐他日因事觸發未知台意以為  
如何

答韓益之

反復思之前日台示所謂達權守經之論各自不同者真  
是名言玉堂迂儒守一箇經字是渠道理廟堂大臣權宜  
謀國又是他道理不當相推護相敦迫也但念延平必慈  
然或相詬罵若然則前日所告素心尚在因事觸發者恐  
不能免可嘆



經世踰伏窮山晚聞台慈遭意外唇舌不少而懶於書疏  
之病憂苦中益甚不能作一書候問起居惟有懸懸一念  
常在台躔忽承手帖謹審秋涼以來台候萬福不勝欣慰  
經世下來之初為暑濕所傷僵卧呻吟未由致力於營窻  
之事稍涼以後始得徧走隣邑尋求葬地頃始卜言於咸  
昌檢湖之西而又為月克之說所拘葬日遠在至月旬間  
受由已久趨 朝太遲每念之寢食為之不寧茲承蒲紙  
示諭尤增悚然然父子之間天理真切葬埋之節人道大  
經遲留數月竟不得臨穴贈送而遽爾還 朝則非徒自  
家情理有所不忍人亦必視為不忍之父矣台諭所謂羣

情疑惑者特不能深察於此耳以台慈相愛之深而猶不  
能瘳痾疾痛舉切吾身則他尚何望耶至於稽謝 恩命  
果甚未安而當初即乞遶免旋承調理上來之 旨此朱  
夫子所謂稍得自安者其於公義似亦不甚遺廢如何如  
何望須細諒此意特與陶谿使孤危之蹤得免於官謗甚  
善甚善

與牧使金景擇 尚容 乙巳

前日之進察事不審適值列邑守令闕藉城中蹤跡狼狽  
乘曉潛出不得更拜而退至今思之懼與嘆并伏惟即日  
令候起居萬福經世途中阻雨昨日始到書院經月停役  
之餘百事茫然工匠輩散在各處無意還現極力招呼逃



道居坐悶悶昨蒙停役之教固知眷愛之勤欲拔之毀謗之中置之全安之地不勝感仰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所謂不先聖廟而先書院者若非傳聞失實之論則必是吹毛洗垢之見經世雖極無狀豈不知此二段輕重設令經世不知舉州父老子子又豈都無心孔不知此輕重耶當初文廟之作在於瘡痍未定物力蕩竭之時故不能如平時完敝固為未盡然亦奉安已久得容周旋行禮於其中則不可謂不先聖廟也吾鄉書院之議乃自平時數十年之前而延違未成為先輩之恨者僅定於今日則又不可謂先書院也公來棧已久既已察此事情則何不於彼等說話委曲開釋護得平昔相知一箇癡漢措諸無

過之域反以彼說為是而教以停役有若推波助瀾之為者沉思數日私切惶惑知心難遇之嘆不得不發於中夜叩屋之際而又不敢泯默於眷愛之地有此喋喋切幸曲察而深諒之有以反復終教之至祝至祝今欲停役則艱難辛苦費盡數千人之力中道而棄之有所不忍若待蓋瓦而後停役則必在三月之中時節太晚文廟之役不得及時將無以副令公盛意反復思之惟有分出木手姑先伐材輸入俟蓋瓦後合工營建似為兩便又慮工匠輩逃散頗多不得召聚俟聚集畢更達伏計凡此曲折最好奉拜商量而未由承誨脉脉奈何

答鄭時晦

甲子



承示感發多矣豈不欲聞命只是疾病深痼已難自力而目前支象有可以流涕太息者非一中宵仰屋憂憤塞胸有欲籲呼於殿陛之下而又慮言之不能有益於國徒取不測之禍則莫如移就散地不居言職廢義得免於素之誅而無大愧於吾心故不免呈告乞適今已八箇日矣初非爲此一事也老兄視僕豈謀身粉飾之人耶千不然萬不然延平之意本以保全正子爲計夫誰曰不可只恐事變無窮他日或不能如其計耳老兄且道今日之事孰消孰長誰刁誰肉仰人鼻息以爲舒慘或是他人事宜非狷狹者之所能爲也非兄何敢發此幸者訖火之勿令取不密失身之禍至善至善

答李聖微廷龜 癸亥

頃於類上終日陪坐而不得敷承緒論何足以解積年懸鬱耶即承台翰示以前後議禮之說曾於朝報中得見此論固已深歎其明白而陋見亦嘗如此故略及於酬酢之間矣蓋漢宣初年稱史皇孫爲悼考母爲愷后而先儒無貶議及其後有司復奏稱皇考皇后然後范鎮譏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程子譏其失禮至於司馬公濬議中論宣帝一段尤更分明宜無他議而惟沙溪金文猶執當擇伯叔父之說向日略嘗辨論而終不合未知此論從何所折衷耶惟金文引春秋躋僖公三傳中父子祖稱之說而謂允相繼者無論兄弟叔姪祖孫皆當稱父此則恐未然



閔公身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同於子者乃禮家所謂  
嘗為君臣便同父子者何可据此而便謂今日 立上當  
以 宣廟為考也司馬公既曰宣帝以昭帝為祖故不得  
更以哀太子為祖此豈不大煞分明耶既荷不遺許以反  
復故不敢以鄙淺為辭而自外於台眷輒敢粗效管見僭  
踰之罪惟端拜以俟耳

惟程子所論為人後者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  
地之大義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甚矣此則  
又似不但只皇字為非如何如何

與禮判李聖微 乙丑

亦日習儀因日暮忙未及詳稟及入見行禮處所則與禮

文不相應處頗多如醴酒卓設於堂上 世子出東序時  
也路就南而北此等皆司鑰輩誤為排設之致已令改之  
矣惟受醴後西向拜一節其誤無疑而台意以擅改五禮  
儀難之請更申之以聽財擇夫醴席本南向 世子就席  
亦南向也矣今於降拜之際只依當初坐向南面拜為順  
有何義意必轉面西向有若回班之為哉且是時賓已退  
復位位在醴席西南 世子降筵時若前進席南與賓相  
對則西面拜為得矣儀禮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等  
節皆在筵上啐醴在於筵末奠觶拜又在於降筵之後五  
禮儀雖刪去此等節目而其曰降筵則亦必還曰席後不  
當遽出於席前矣既在席北則與賓席尤遠亟席南向而



拜猶為向賓轉面西向則與賓席全不成相向矣且儀禮曰冠者筵西拜受解註曰南面拜也五禮儀雖刪去此節而其曰南面明是順席所向何可於此而異之乎台意以為五禮儀本不盡用儀禮何得一一求合乎沙漢文之見亦然然鄙意則以為求之於理勢而順便則固不求盡合於禮經今此西向之拜以理無據以勢不順據經改之恐未為大不可也况上文賓客席於冠席東此東字其誤甚明故台監亦已詳改矣安知此西字亦是按印之誤耶史有關文闕之無害至於禮文則一字誤便誤一事不可不細且熟謹以為歸一遵行之地幸乞有以詳之如以淺見為可用則內入儀註請出付標至佳又有一節當稟凡禮

文所謂先拜答再拜去者各有所當如所謂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也詳此則似當各為拜起不可一時並行今以世子拜時立視為未安遂欲一時行禮不知孰為先拜孰為答拜頗似未妥雖以下膝先後為節而兩邊拜跪難於一一中節以分先後不如各為拜起之為明白而從容如何如何禮判持辨不肯改付不便余亦力辨之乃從禮經南向拜之說

與李潤卿

癸亥

水潦經月不悛禾穀損傷民命近止亦令人感傷陰濕易為疾病可畏可畏伏惟令候動靜對時珍攝慰慕西至經世頭眩未瘳腰痠并作雖感激 聖恩不敢每每告病而



其實將有所不堪矣苦苦稿略窺一帙已令人亶亶興  
嘆如得卒業焉則望洋之驚又當如何不勝歆艷之至第  
其語意太高似有老莊氣味不識老兄何故作此見解耶  
得非耽靜太過厭世太深而致之耶朱夫子所謂不是說  
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者竊為老兄憂之無乃淺見妄耶  
其中數段有疑處隨手標識以資講評伏乞俯垂照勘如  
有可採毋靳舍已有未當理亦望反復教誨之至善至善  
蔡子履未知其人如何用功但其貶駁朱註略無顧忌正  
使所見果透朱子未到處已失學者遜志之道况其膚淺  
而率易如此深恐此習流行必啓後生輕視先賢之心終  
亦何所不至耶世道之憂可勝嘆哉

答李潤卿

前日獻疑數條不蒙峻却乃辱採用其未中理處又賜反  
復論辯此是古人之事而得見於今日感戰無已然於鄙  
意猶有未能十分契合處不敢不再陳暫見以求鑄誨之  
益謹具別紙呈上伏望勿以陋滯為罪而有以終教之也

答李潤卿

詢及禮疑以多問寡德固盛矣借聽於聾恐未免於不智  
如何如何第以所聞凡喪以歲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數  
閏乃禮家說非有輕重之分特以二年三年之喪不得不  
以初暮再暮為斷故耳然則十一月而練亦是以月計者  
或者之說似矣但此是三年喪之練而前與祥禫相為次



茅若數閏於練則祥為十四月禫為十六月矣若數於此而不數於彼則一喪禮節前後衡斷又以未安恐未若與祥禫同蒙以歲計之文而不數閏似合於禮而順於事未知於台意如何又有一義禮曰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喪事即葬與練祥也蓋有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故春秋傳亦曰先遠日避不懷也聖人制禮之意惻怛如此今若拘於以月計之文而數閏以練之恐未免欲惡之非先儒禮起從厚之意如何如何舊路之說未知如何為得不敢妄論但以喪事即遠有進無退之義論之則恐未若直從城外為是且遷葬非古也宜其古無是禮惟改葬總一句外未之見焉丘公儀節始著遷葬儀為世所

遵用鄉家亦有之而不曾載來茲未副教矣

與金冠正塗 庚午

即茲清和伏惟台候起居神相萬福經世比因眼疾甚重關仕於備局者今已累日以此不得瞻望顏範但切傾仰昨暮知申令公社訪為致相公之命冠賓見邀聞來瞿然不敢當蓋以作賓於相公門外與之執禮為未安也知申請之不置則不得已而請知申攝行上人禮約以力疾趁造矣夜來更思之則古者冠于於廟者聖人所以重成人之禮故必宗子主之今令知申攝行則在經世瞿然之心則方纔得安而在相公則使子攝行宗子事得無未安耶竊念相公之尊位絕百僚六卿以下不敢與為賓主之



禮固也至於一家之事則似與朝廷有間而告廟冠子又是奠重之禮則降屈威尊不憚斯須出迎恐不至於虧損體面而人之觀禮者必將曰相公之賢重禮而忘爵位之尊如此則不但於經世為榮如何如何常時私覲之際每見出戶相迎有以見相公位愈高而心愈下無一毫挾貴之念非今日宰相比故敢以此言進然自念今日者人中惟經世能以此言進區區之見竊自附於愛人以德之義伏願諒察而進退之幸甚

答李至汝 貴 丁卯

伏奉台翰出於故舊不遺之盛意深用感荷然三復台教有不能無疑者請有以質之聖人之言曰朋友非有大故

不相絕也朱夫子釋之曰大故謂惡逆今台書既首以護逆斥之護逆者即逆也至以不共戴天之語加之其他不悉正視之說不一而是若具則何不顯然絕之即請於朝廷加以黨逆之罪而乃反貽書反復有若置之可教之科耶固知台監從前心氣所激不能擇言然亦不當如是之無謂也且觀台書語意則有若兇逆之人與國為敵者坐在那邊若然則又何不沐浴請討出兵勦滅而徒區區於攻兩司攻玉堂啾啾至此耶况兩司之引避但以台割結末一句為不當出於臣子之口而加於臣子之身耳故玉堂請出之割亦但以辱之以無理之說為有所失竊計雖以台監之辯亦不能自謂無失矣至於玉堂之辭避乃平



時所無而辛亥年鄭賊之攻退溪并侵三司王堂乃輕為引避此乃識者之所嘆惜而其後遂成謬例特台監未及察耳大槩此等曲折不足多辨而台監既以不測之說致疑竊恐自此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中心不平言不知裁

再答

昨日之復觸冒多矣而乃不以為罪又辱散之竊詳辭語之間其忿懣之氣蓋已十減六七多賀多賀前後台書所謂每每相反同是為國者已是說得盡矣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區區愚見自初但欲 聖明之德必與光海相反免得司馬氏骨肉相殘之禍無取笑於淵聰輩而已書生迂滯雖未有巧變遠圖然皆出於愛君憂國之赤心若律之

以護逆則豈不為故入之深文乎千不然萬不然不服不暇台監每於峻攻人之際動以趙盾書弒為證不幾於侮聖言乎金裕之事未詳曲折但聞推鞠大臣三請鞠問而終始不 允云 聖意所在斷可知矣豈不為盛德之事而台監乃以好名指之其亦過矣朱子之答袁機仲書曰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竊願以此為台監誦之經世自夏來心病甚重到今愈劇承台諭至無固知出於故舊不遺之意而到得說話不近情處不覺心動切冀自此毋相激發使酬應之間或失士夫相敬之風幸甚幸甚

別紙



甲子正月上劄請節用愛民中間有都體察以下各衙門  
軍官權行停罷之語被諸衙門哄然怒罵斥以迂闊不識  
事翌日逆造叛報至 朝廷何嘗一日用鄙劄罷軍官而  
乃以造之叛為經世之罪耶所謂禁大將使不復聞變發  
兵云者何說耶可恠可恠台監每自恃雄辯動輒勒定罪  
名雖褐寬博亦不受經世雖鴛安能默默而已耶幸深諒  
之

答權仲明論深衣 戊辰

深衣之制向與令孫郎略為說及茲蒙再詢尤加慎重詳  
審之意為之敬嘆寒岡說未及見不敢相質惟又庵說又  
已得見亦不能盡記然心中竊嘗疑之今請略論只恨不

得起九原人相與評訂耳所謂衣取便身不必盡拘禮經  
云者乃因劉說而推廣之而至於裂去布幅取足腰圍則  
其果於自是甚矣幅廣二尺二寸而衣身四幅兩邊各除  
二寸以為縫削之用則腰圍恰成七尺二寸矣裳十二幅  
狹頭各八寸廣頭各一尺四寸而兩邊各除一寸以為縫  
削之用則腰圍亦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至藻所  
謂縫齊倍要深衣所謂要縫半下皆謂此而互備之耳至  
藻又曰深衣三袂蓋袖口圍二尺四寸三倍其數則亦成  
七尺二寸此所謂三袂也其裁縫度數并并鑿鑿不可增  
減分寸而又庵只取便身任意裁減又病其三袂二字不  
可攻破則乃曰方領之形有似袖口并左右袖口為三袂



其牽強迂曲殆不成說話矣且天下雖有胖大之人其腰必不能七尺二寸若取便身則天下之人皆將裂去幅廣而後可若然則聖人何苦必為二尺二寸之度費盡紡績之工布帛之縷以成天下空棄不用之物乎其不然明矣深衣本是古制自與後世衣服體樣不同曰縫掖之衣曰褒衣博帶其制槩可想矣漢初去古未遠而四皓衣冠已為高皇所恠况今於數千載之下欲講求先王法服之制而嫌其寬博乃反求合於俗樣豈非不思之甚乎若如久廢之說則康節何以拒之不服乎其曰某令人當服今時之服者蓋不欲其駭俗也惟所論方領之說鄙見亦與相符而但立異於朱夫子之說終覺不安故不敢立說而惟

久廢敢之耳今既問及不敢不直陳所見然亦非臆說乃溫公說也禮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詳味其文則乃是其制本方似非既交自方之謂也鄭註云如今小兒衣領語益分明且今之喪服即是古制而其辟領與袷皆方安知古者衣領本皆如此耶其領既方又無左右袷則其勢必不得兩袷相掩必牽引之然後方及腋下非徒領勢微斜不能如矩衣裳亦皆後廣而前狹寬急不均竊意當兩袷相對直下令前後方正無牽引拘急之患禮所謂袷當旁者謂袷之兩旁相當非謂袷在身旁也其釋續袷鈎邊雖似太巧然古人之制巧處亦多如褶裳之袷質殺之綴旁豈不巧乎恐不可以此廢其說也寒岡之說雖未及見然似



聞衣裳共十二幅此則白雲吳興瓊山之說而淺見則猶  
類疑之若蒙示及全文則當為卒業而或有以反覆之耳  
別紙示喻網巾一條西厓先生遺書果有其文子身治  
喪時已遵用之南中好禮之家亦多用之金三未安之  
疑不曾聞然台見正好攻改良是良是當俟病愈一進  
面論耳

答權仲明

晴旭蒲窓披讀惠翰甚醒人意尤以字畫勝常為慰病未  
快則必不能作此通勁態也鈎邊之制生亦疑其傷巧似  
非古人制度然冒之綴旁指之小腰窵之豐碑亦皆古制  
而其巧如此似亦可以為據但不言其制度果如台喻所  
疑耳只是領必欲方內外袷必不欲綴則其勢枉不得不  
相當枉既相對則不得不鈎其邊故疑以庵說為得之非  
敢實言以為必當如此惟在高朋更高量耳

附曲袷說

朱子家禮方領註兩襟交揜袷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  
方余嘗竊疑其與禮經所謂曲袷如矩之文不相應矣  
意欲從溫公說故頃答權仲明書略言之且引喪服辟  
領之制以為古者衣領本方之証近溫曲禮篇有曰天  
子視不上於袷陳註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據此則不  
獨喪服之領朝祭之服亦皆曲領蓋古制本如此也揚  
圖方領之狀只是斜方不能正方禮經所謂員緇拖方



者似不當如此可疑然此圖本據朱子本註而作何敢  
攻破恨無由就質於千載之前耳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九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答張持國 維 甲子

蒙示禮議明白條暢讀之令人爽然未知沙溪丈見之以  
為如何若不肯服則是為悞於舍己而先賢所謂克未盡  
底已私非所望於此文也上年議崇奉時淺見正如高明  
所論禮官所定亦與相符矣近有人上疏論此累數千言  
雖不敢顯言入廟而觀其主意所在則乃高明所謂三不  
已之說也極令人憂駭頃日沙溪丈來訪見戲云此論是  
令說之註脚蓋謂稽考有以啓之也極好笑欲相就劇論  
此抱病未能悵然餘埃早晚一奉不宣



白沙請誼狀來自太常晨起盥讀則不惟摸寫得此老極其親切一句一字皆有稱停不勝歎嘆惟戊戌間寧微似有失實處丁奏辨誣之行西厓未即自請非憚行也其意實慮危機交惡之日身當百責之萃遽請撥置自行義有未安而不知 聖意之有屬其曰不以時請行者措語固嘗可其下輒係之以 宣祖怒三字則恐非實錄蓋爾瞻計好之日夜窺伺謀欲擠去此老者非一日矣至是乘機柳瀟以兵部先登上章以憚行為辭以激 上怒而未遽怒厓翁累劾自劾而敦諭不許臺諫多日論執然後始命遼職設使微有怒意其間儘有曲折若如所錄則似非

先王進退大臣之道幸加商訂如何且甲午和議出於石尚書之建白成於宋經略之督迫非我國之所得自由而其時事勢兵力又與紹興大不同彼之以此攻西厓特欲加之罪耳非正論也以甲午主和故六字文勢似以其時朝議為摺實之論若曰時議以甲午主和攻柳相益力云則不過上下其句語而事實文順未知台意以為如何竊料台見必不以其時議和同之秦檜而攻和者同之胡澹庵故索言及此不然則道不同矣何敢相為謀耶惟台諒

與崔子謙 鳴吉 乙丑

近聞高明議禮之見又復中變私心甚以為憂蓋餘人雖或胡說亦可任他如高明素負雅望方居重地 朝廷有



大禮必先問於儒臣而於此大頭腦處所見或差則異日之害有不可勝言將使君父取譏於百世而高明不免為首罪矣然則其應在收司連坐之科如鄙劣者亦安能嘿嘿而不思所以胥匡乎請試陳其一二而聽者擇之也禮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子夏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此數句已是大煞分明於今日之事又是大煞襯貼而前日面論時見高明之意以下文族人兩字為疑意其與今日事不相似此是高明講禮之失未免於求詳而反略耳 聖上於 宣廟固為親孫而未為正統則以支孫入承大統獨不可謂之持重大宗乎若謂之持重大宗則不得不壓降於私親也上年見

卞君知識之疏攘臂大言殆欲旁若無人其一條以為小宗者謂繼禰之長子非謂禰廟為小宗也大宗者謂繼先祖之長孫非謂祖廟為大宗也史皇孫繼戾太子故謂之小宗昭帝繼武帝故謂之大宗今日之事與此不同而論者但以致隆禰廟為以小宗合大宗似不知宗字之義云嗚呼此真司馬公所謂謂天下之人皆不識文理也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又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又曰尊祖故敬宗若此之類不一而足稍通文理者孰不知宗字之為指主祭者耶然此字又不可裝定說禮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言何謂也公子即諸侯之子如 大院君是也然則



謂大院君為小宗其有不可乎 聖上既上繼 宣廟  
之大宗而又廟祀 大院君為考以承 宣廟之緒則獨  
非以小宗而合大宗乎其謂史皇孫有所繼故為小宗  
大院君無所繼不得謂之小宗者其迂曲牽強細瑣穿鑿  
亦已甚矣鄙意嘗竊病之不意高明之見乃微與之相近  
也惟母為異論立赤幟則幸矣朴君又引禮經為君之父  
母期一條傳語以為 主上為私親喪必三年之大証而  
難之者但引註中合立應嗣位等語以爭之朴君乃謂子  
之於父寧論其合立與不合立乎此言則固自是前日高  
明之意亦以為然雖僕亦不敢不以為是也雖然有說焉  
特難之者不得其言耳經文君字非始封之君則乃繼體

之適孫故得為其父母伸本服三年固也今 主上乃以  
支孫入承大統為其所厭屈不得以本服喪之禮所謂與  
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者豈不截然明甚乎今以期  
年定為 主上之服有過於厚無不及焉若更加一層則  
即與適孫繼體全無差別非聖人制禮之本意也高明又  
欲於禮書中必得親孫為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為今  
日定制此又恐失之太固也天下之事變無窮曾子問一  
篇問答可謂纖悉委曲而猶有該括未盡者聖人雖睿智  
出衆亦安能一一預料百世後無窮之變而悉為之區處  
耶亦只得說出大綱使後之遇變禮者有所援據裁制以  
為從應曲當之地故曰皇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



附列也今但以為人後者降其父母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等語論今日之禮則不待上下附列而無不合矣顧高明勿生大疑也此是今日論禮劈初頭處此處過則無處不過矣朴君所謂喪必三年則祭必自主者誰得以禦之耶到此則高明亦悔之無及須細入消詳甚善近因論此遭齒舌不少區區作此但欲高明知之幸照後投還勿煩人眼尤所望也

與崔子謙

頃因僚友得高明所著議禮說而讀之其縱橫捭闔不可窮詰令人有望洋之嘆可謂辯矣其中有起處不容不論而新年人事忽卒無暇久而未能今日始得撥冗把筆而若滾同說去則又恐指意不明故拈出來說若干條逐一論辨以為反復講明之地乃麗澤相資之義也惟高明察之

來說云今之議禮者有曰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傳云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今上以庶孫承宣祖之後其禮當與此同愚以為不然庶子為父後者以嫡母為母則其所生之母即為私親不知今上以誰為母而以庶母待別宮事

按禮有祖庶禰庶之文故曰正體在孝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今上於大院君固是正嫡而自宣廟視之則為庶孫即禮所謂祖庶下正而入承大統與宣祖為體其



承繼之重果為如何而 啓運宮不為私親乎况子夏傳  
本文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其意  
之重在於為父後而不在於有適母也來說乃變其文以  
為至尊在不敬伸其私尊竊料高明於此非有所不察特  
以與尊者為一體之文正與今日之事恰相似不可以攻  
破又不可以為證於以嫡母為母之說故雖變改本文有  
所不憚而惟以取勝於人為務恐非君子公心直道之事  
而雖古之所謂有同聚訟者亦未嘗如此也

來說云議禮者又曰儀禮暮年條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報傳又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今 上既為 宣祖之後  
則有子道於 宣廟不得不降其所生愚以為不然所

謂為人後云者以旁支來繼之謂也非以祖傳孫之謂  
也故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又曰大  
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今 上之於 宣  
祖果為族人之子乎以此詰之則論者乃曰禮有為父  
後為祖後之文既稱為後則其義當與為人後者一例  
此又不曉文理者之言也為父後云者以庶子承適之  
謂也為祖後云者父卒然後代斬之稱也此果以旁支  
為人後之謂乎

按子夏之傳此經有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  
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論今日之禮者但以此數句  
為據足矣禮官議于大臣定為期年之服固無不可而高



明

答吳汝和九詰問目

曾玄孫之代曾高祖喪者其妻從服例也其問若孫妻  
 曾孫妻并生存則何者當為冢婦而服其喪乎高祖之  
 喪玄孫既代其喪則孫妻曾孫妻似不當并服而以世  
 代言之則玄孫妻代遠而從夫服孫妻曾孫妻代近而  
 不服三年於理順耶退溪先生答金而精之問曰孫妻  
 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然則玄孫之妻只服總麻而  
 不為從夫服歟三年之祭無服而猶為主婦似不妥抑  
 代重之服者為主婦歟  
 夫承重則從服而有姑在則不服禮中明有此意而其文

記不起蓋亦喪不二孤之義也然則只當服其本服耳  
 然則雖祖父母喪其夫承重而有姑在則其妻亦不從  
 夫服只服本服歟

鄙意當如此然更詢于知禮處至善

祖父母之喪無長子則長孫代喪者例也若長子初喪  
 時生存既服其服而未及喪畢先歿則為長孫者進服  
 代喪之服歟抑仍服其父未畢之服歟長孫進服而遂  
 代其重則近於死其父若嫌此而不服則祖父母三年  
 之喪不可無三如何

退溪先生答李仲父書論此頗詳而以禮無明證為恨然  
 嘗攷拙氏通典有論此處今無冊子可檢不記其文大意



謂只服本服周周後以素服申心喪三年亦不至闕事云  
其下長孫持重而亡次孫傳重議一條中有曰長孫既已  
持重重議已立次孫不得傳重猶父為嫡居喪而亡子不  
得傳重也云云詳此文勢則分明是以此證彼更無可起  
之語但不知此語來歷出自何處為可欠耳且禮九服從  
初無中間改服之義故女適人者父母之喪未練而出則  
遂之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三年亦  
不說全文其此皆從初之義也以此推之則通典所論只  
服本服周者似為得之更記儀禮經傳通解續五服沿革  
條亦有論此處而不記其文大意以而父喪在祖父母喪未  
葬之前則因其葬受以三年服在葬後則練時受以三年

練服在小祥後則以素服終三年云云此亦無時不得變  
服之義也此則宋朝禮官之議而勉齋孫入通解中為可  
遵行但記得不仔細幸更放之

杜氏通典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則服祖以周蓋  
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故也云若以父尸尚  
在服祖以周則父死未殯而母死者其亦以父尸尚在  
而不得服三年歟其或不然而直行三年則果不嫌於  
死其父歟父死既殯之後則父尸已殯可以代重歟遭  
此變者苟不盡禮則彼此所係極重不可不審

禮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祔以待後事其葬也服斬衰  
註父喪未葬不可以變服也賀循之議蓋因此義而推之



可謂精矣今左右因此而又推之又益精矣但禮論並有  
喪及偕喪處非一而語不及此不敢臆說

此段既以不敢臆說為教似不敢更稟雖然人家不無  
遭此變者若以禮無明文而矇然過了則父母終天之  
喪失彼失此俱不免不孝必欲亡於禮者之禮也得其  
無害於義者則何以處之證古泰全詳教伏望

無於禮而義起豈禮陋所及不敢間命但質循之言雖未  
有先賢折衷之論求之情理似為合當通行不妨至於服  
母以暮乃是屈於父在千萬不得已而奪情耳若以質循  
之論比類而降服則恐於心不安寧從禮疑從厚之說無  
乃為得耶不敢知不敢知

小宗無祖廟則新主祔於何處既非應入祖父之廟者  
而猶祔於祖似涉虛文若從廟中見在之位而祔於禰  
則又非禮意未知何以為之家禮不明言無祖廟祔於  
某處云云則無乃雖非應入祖廟者猶以神道必祔於

祖歟

家禮祠堂章云姪祔于父之下又云姪之父自立祠堂則  
遷而從之祔祭條喪主非宗子而與宗子異居則宗子告  
于廟而別設位於喪家以行之詳此兩條則雖不應入祖  
廟者猶以昭穆合於其神也

家禮服制父之姊妹不杖期而嫁則降小功姪女亦不  
杖期而嫁則降大功以報服言之所降輕重不同以尊



早言之尊之為卑何重而卑之為尊反輕此有可據之

義歟

儀禮喪服篇大功條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家禮圖所謂小功者乃傳寫之誤也圖中如此誤處甚多可證之本註也

喪禮總服不降云而家禮服制圖或於總服書嫁無者如此者雖總猶降而無耶將不計其出而皆不降耶若以總不降之語凡總皆不降而書嫁無者獨降則嫁無之書皆於婦人也男子之為婦人多降而婦人之為男子皆不降安在其相報服之義耶若從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皆降一等之文通隆一等則總服降耶不降耶

所謂總服不降者未知出何經傳耶儀禮註中有降而絕服之殤之文則總服恐無不降之理如何且儀禮殤服之制有大功七月云者而註云不忍從父昆弟之降而絕也蓋不立七月之制則從父昆弟長殤為小功中殤為總服下殤則絕故也據此則總服之降而無可知矣

家禮死之第三日六斂而殯第四日成服例也今俗或家負事多不備至於四五日始得入棺而入棺之日仍即成服此事何如家禮成服章註楊氏復曰三日六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云以文義觀之其不忍之意不在於日之三四而只在於大斂



纔畢為不忍遽成服也四日大斂雖已過成服之期纔經六斂其不忍遽成服之意何以異於三日之內乎仍即成服未知於義何如或曰成服後始為上食若更待明日則上食漸遲此所以急於成服也云云此說如何所論不忍之意不在於日數而在於大斂纔畢云者深得孝子之情當從大斂明日之文各服其服入就位朝哭似為得之葬日虞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則虞祭之急而重不啻上食萬萬而事有不得已者則禮許不虞以待况既有奠以依神則上食雖遲半日恐不至大段未安如何如何然請更詳之

喪三年不祭古禮也而朱子以為今人居喪與古人異

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常祀於家廟可也云入廟行祭古用墨衰今無墨衰之規當服何服而祭耶祝辭不可稱孤哀稱孝亦未穩何如

所謂四時祭日非指節祀等耶設是正祭今人居喪本無墨衰出入之節恐難遵依只依退溪所論令子弟攝行似當如何

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人於朋友之喪或在遠地或遭有事故不得蒞時吊哭過祥後往吊於几筵則猶且不哭歟吊其孤則哭几筵則不哭未知於禮何如竊詳曾二本文則恐是不哭於墓耳吊於几筵則雖練後似無不哭之理然亦當視情分厚薄而為之差耳若哭生



而不哭死則充與禮文傷吊之義不同矣

小記曰為父母妻長子禫然則父在為母為妻為長子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之禮皆一例行之手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禫註父在則嫡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云不繼祖則其服當為不杖期為妻為長子不杖則皆無練禫禮歟

練禫二祭喪禮之大節即禮所謂必毋祭者可以杖而廢之耶惟禫不杖則無之矣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者乃父在為母及為妻之禮若父在而為長子則只服期年似不用此禮矣如何如何

旅寓無書冊只據平日所放輿臆見而為之說必多不中於禮幸更質於知禮君子而為之折衷甚善甚善

答尹同知所問目

凡喪卒哭後祔祭古也而時俗或於大祥後祔祭三仍在於廟則禫前朔望祭時主人當以素冠素帶行禮於祖廟中耶抑當朔望則告出新主於正寢而行之耶四時正祭三年內雖不得行而如朔祭節祀則朱子既許以墨衰常祀於家廟矣今者新主既同入于祖廟則似當以素服並祀於廟中獨出新主以祭似為未安如何如何

答金昌遠弘微

昨暮始聞令旆來故里不勝蘇慰方欲俾候動靜仍稟會



愚作集卷之十一  
三  
晤之期令翰先辱而正說出此間料理真所謂其真如蘭  
者矣欣荷千萬隔年之別一日之逢自非忍人不可負此  
機會而今因氣困不堪到玉成病蹤亦閉整有年過不得  
蘇湖一步地惟淵岳舊墟有滿地松陰而適當兩地中央  
盍簪於此以尋先君子遊賞之蹤極是好事當以令言意  
布告僉文及諸友佩壺馳進

答金昌遠

頃見李忠義得令兄起處甚詳茲又承書謹審海上春寒  
令候萬福區區欣慰實難為喻鄙生積謗甚重分當不齒  
於人而 聖恩如天遽下敕命踧踖如不自容聞洛中知  
舊多以稽謝為非區區賤見亦粗聞君臣義分於師友之  
間豈不知趨謝之為禮耶但念罪名極重其時言者之說  
以為朝著間倫紀斁喪職由於茲今日 恩命之下非以  
賤臣為無罪而言者為搆誣也特以歲月已久天道當變  
耳何敢抗顏入脩門以玷清朝耶自己痛處自己知之他  
人不知奈何奈何然未敢自是因來竊誨之至仰至仰

與李叔載 庚 壬寅

日者因忙擾不得究所言恨恨蒼石兄言中所及之事姑  
不論利害當先以義理斷之近來章前輩為所親訟究者  
不少吾兄且道此事當於義理耶不當於義理耶兄意必  
以為彼則曲護其黨我也吾則直伸吾友之冤公也何可  
同乎然人之論吾兄者必如兄之論彼輩未知兄能家置



一喙耶為吾友計者惟當以自修之戒交責於生以盡止  
謗之道而已不可妄有分疎於君父之前也至於利害之  
跡尤為較然千萬勿以此事論之於諸友極是愛我也二  
夜諒息寢不能寐不得不苦口耳

答李叔載 甲辰

所示別錄已悉但草野抗章非國家存亡在呼吸之頃而  
朝廷默無一言者則決不可為朝廷是非時政得失古人  
惡其妄論先賢至銘座右此何與於閉門讀書者之事而  
不論大小緩急輒欲干預於其間甚者或為傾軋者先鋒  
此是近來痼弊而時俗慣於耳目不知其非吾儕所當涉  
懲痛創駐足於萬馬奔中而乃欲執策而助之驅何耶以

兄精思審處而計不出此豈為意氣所動而不自覺耶物  
論已發是非已白汝等之非當自有仕之者其彈辭之緊  
歇全不干章布事告之而不應倡之而不靜閑凜坐益  
求其所志勿與知國家事甚善甚善

與李叔載叔平 戊申

班荆小語思之黯然即茲寒凜想僉况安吉欣慕無已生  
曳病歸還益無好况日間應接頗煩少無寧靜時節可嘆  
道問問通文出自陝川期以今念日會仁同云吾鄉士友  
亦必徃赴但陳疏一款合於預聚時熟講而全然問即不  
免以筆札代面論此是通天極寃固為感代之累等念他  
道士子合辭叫鬧事體重六若非係于吾道與喪師偏重



事則恐不宜輕發竊意後日事有重於此者則張釋之所  
謂何以加其法者恐不可不念也夫拙外方多士相與叫  
合事事煩論亦是弊風非讀書求志者之事庶觀前史陳  
東等之舉差強人意而非身居太學目見興亡在於呼  
吸則亦未必發口也如何如何頃因大旱下教求言而  
無一士極陳安危之計以副 聖意者豈以時事無可言  
耶必以語默各有時節然倡而不知撻之在下之義大故  
未安今此所論既非師儒重事亦非呼吸興亡之事而不  
應於求言之日輒應湖士通文其於輕重緩急之間亦似  
失倫矣淺見不敢自是幸細入思量更與安仲淨遠諸人  
商度使無失言於仁同之會幸甚幸甚

與李叔載

閉戶靜坐與玉樹相對不知門外春風捲地其樂如何健  
羨健羨生非不知容膝之易安而每親朋來有好鼎坐近  
欲撥貧心小屋以便迎接百事皆難鳩拙可嘆

答李叔載

癸亥

惠書淹滯多日昨暮始得披承就審經月霾炎德履益珍  
欣慰千萬鄙生踴躍之蹤自叔平出麾益無絲緒且緣論  
議不合為言地所怒愈欲退歸呈告者三陳疏者再而皆  
不獲命狼狽憂鬱不知所以善其後也別紙所論極是極  
是不佞少從師友遊老讀聖賢書非不知義理為大禍福  
為小而到此地頭不能盡所欲言者非出於貪榮保祿之



計所憂有重焉然言何能悉早晚或當面論於寂寞之濱  
且鐵原頃得書到官無恙云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芬却  
未必不為福幸勿太慮也千萬不能盡

答李叔載

甲子

承書審清和令節撫字多福不勝披慰無邑之苦果如所  
示本縣太閤豈無柔除之理好笑經世因議禮一事使人  
拈出姓名於章劄中見攻甚多况在遠外何得以知之承  
示一笑幸賴 聖學高明見得厭降道理分明直截不為  
邪論所動大哉大哉有所恃而言者理曲而言辭何可與  
爭鋒只得堅壁固守耳可嘆可嘆叔平頃日復入薇垣論  
議得數件事正當為之增氣良喜

答李叔載

丁卯

對賢胤披尊書傾喜可言孰審大旱酷暑道體佳勝尤切  
欣慰經世病憊日甚而尚此役後隨衆豈有一分情緒想  
故人當意會於千里之外也大兵之餘存以大饑老弱轉  
平溝壑社者聚而為盜此必至之勢未論外寇之來與不  
來切迫之憂無過於此奈何頃日自 上下教求言意甚  
切至倘能以畎畝之憂發懇惻之言以仰塞 明旨耶

答李叔載

戊辰

懸邇中披得手札慰謔如何就審春暄燕居閑適眷集句  
慶尤切欣賀示諭朱夫子與籍溪書一款語真是大根本  
之論而當時必有所指擬者如汪尚書陳福公是也老兄



以為今日人望所屬未當任用者何人耶無好人三字本  
非君子之言而歷數一時人物藐然未見有可任經綸之  
言者此亦係於天數耶良可浩嘆守令之事誠如所論亦  
嘗洞陳於榻前而未免為空言無施奈何奈何

答李叔載 已也

懼寒錄一迭深喜老兄暮年精力有以及此感嘆無已前  
日鄙論蓋欲涵泳於全書益知其味之無窮然衰境精神  
易為疲倦而匡先生所謂中流失艫一壺千金者政自切  
當奈何

答李叔載 已也

承惠書審別後初暑對床清健欣慰萬萬生三單一割並

不得請反 下獎諭過重不敢一向廝捱力疾出任憫憫  
奈何時事日漸艱危又聞嶺南民生困於迎候島使其弊  
有甚於接待 詔使云設身物力不當如此况當蕩竭之  
際作此侈大之事以開無窮之弊方伯之慮豈不及此為  
之憤惋 廟堂將啓請推考兩先令禮曹移文詰問然事  
已過何益之有此詩所謂靡哲不愚耶喟然

答李叔載

數日遠從固是幸事只恨許多閑說話不能勝十年讀書  
承示亦同此意良慰近觀兄氣象於談論間大與前日不  
同伊川所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兄得此力矣不勝  
敬服



與李叔載叔平

頃得惠書知別後僉履並安慰甚比日寒沍未省動靜復如何懸仰轉深生途中幸免顛仆而入城後纔經二政已聞拳踢四集當初固已料之而猶未能坦然無芥滯此是學力未至而然抑或道理當然耶前承月澗兄示喻縷縷直是第一件說話讀之令人胸次爽然只其所稱道期待者有難承當為之矧然本知蒼石兄安於退處不欲相攪撥而既已受點之後則便有感喜之心想親自當之者其感必倍未知當此苦寒何以上來奉慮不淺吾儕各已衰老不堪供世以理言之則生當隨比於寂寞之濱兄不當隨生於膠擾之場而今日乃欲作小山篇月澗兄又作第

二義看矣

與李叔載

世間凶變孰非不意而兄今所遭更是千萬意外雖得汝善計畫如聞虛語不勝驚慟良善不行明敏可用在少年叢中孰有其比而不幸至此信韓子所謂理者誠難推也逝者已矣最是蒼石兄老境逢此大戚不知何以堪且耶念兄又遠阻關嶺勢不能朝夕守視如丙午救病之時奈何奈何然凡百只得聽命造物者處分不可過為傷痛也此是老僕身親經歷過者非他人泛說之比蒼石處亦可以此意勉之於書札中也千萬不能盡所欲言

與李叔平 巳亥



別來思想日積愈奉手帖謹悉官况清勝披慰十分但命  
辭有太過處賢者亦蔽於愛耶不敢當不敢當此豈賤生  
事耶山野僻寂習閑成懶百事不理頽卧北窓清風冠巾  
亦覺支煩蕭然無一點營為之念此間相知者已以拙叔  
夜待之特仙區隔絕未知世間事耳兩潭清遊令人歎羨  
第未知與結茅九巒山中者孰勝耳餘何能既只祝慎必  
萬重

答李叔平丙午

踈踏之極言辭頗激方懼獲罪即蒙鑄誨深荷相愛前日  
苦口正為無其實可居耳承諭有其實可居則聖賢安而  
受之者真是確論第所引白鹿洞賦以僕淺見恐不如此

其曰啓以堂壇則以是事之發歸之於天也曰訂以冊書  
則以是謀之定歸之於劉子澄也悉心綱紀則歸功於王  
仙傑也謀度咨諏則歸功於衆論也下至吏士工人皆叙  
其功而只着中間震衷一句屬之自己其謙不自當之意  
溢於言外若以是為自叙其績則恐失老先生存心處不  
但為錯看文字之病也既蒙刪正不必多辯而係下研窮  
道理不敢不相直耳至於文章體制本所未諳况兄既自  
信不疑則何敢以不分珉玉之眼妄議連城之寶耶然於  
其間竊有所疑願至無論以聽裁擇夫文詞之作本欲明  
理達意則作文者必先立本意而以文字衣被之雖奇言  
險語疊現層出而其語意脉絡則首尾通貫未嘗間斷輕



重先後繁然有倫然後方可謂之文章今日儂語之體與  
行文不同則是矣曰不必拘文義則是拘於文字而不顧  
義理其可乎哉先儒所謂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者正  
謂此也設使古人文字或有此等去處不過工於纂組求  
一句一語之奇巧者之為耳兄何用效之耶文山文字豪  
放奇麗固為可尚而其雜之以詼諧者乃其未純正處可  
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况彼以施之於燕居而此欲效之  
於學宮則又恐為文山之所笑願更詳之圃隱脚下長句  
反復熟看終有倒置之想且此老之廟食儒宮初不以委  
質竭忠則下語之際合有先後蓋忠是道學中做出底一  
事若謂不可與道學分輕重則子夏吾必謂已學之言乃

為得中之論而吾東方可以廟享者為不少矣如何如何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隨時休息以養其神故易之象曰嚮  
晦入燕息今之堂乃師生講道士子行禮之地目為燕息  
之所則恐失本旨作燕息改以開禮法如何做學亦以當改樂山樂水仁智之  
事何敢以言山水為病耶但曰弄清泚曰釋滯蠲煩則有  
似閑人逸士倘佯卒歲者之語所證聽為娛之語則果  
與所謂悅目娛耳者相似下面宮牆可入之云未知與釋  
蠲煩不至大懸絕否 中朝雖有塑像之事而我國則  
無之已久方言五先生當廟享之意而承之以肖其像之  
文似有他人塑繪而祠之者其下又云董其德而善良則  
又似指言觀感而善者愚意不若刪去此句而以有龜斯



食承之於闕與之下則文理接續血脉灌輸甚為穩帖亦  
望再入消詳如何大抵此堂合有名號不可以闕于明倫  
之扁泛然混施幸願更思美名取正於屋簷而隨俟上棟  
之日高揭盛作而誦之則其與一日再祝意義重複節目  
顛倒者得失如何凡此皆所以悉陳淺見而已非有固必  
也幸與叔載兄細入思議從長處之則僕豈有不相從而  
必執己見之理也未由面論煩之紙筆惟縷縷是懼

答李叔平 丁未

屏伏之中得蒙 恩除感惶交集罔知所處承指迷甚詳  
極荷盛愛但來諭以昔賢行止相待僕何敢當嘗記朱子  
之言曰若以常調官發身者當以常調官自處僕之意則

惟十室荒城為可以粗安愚分如高官大爵則決不敢就  
况此潰裂之地人情之所厭避何敢傲然自高諉以待士  
之不誠而為遠巡引却之計耶陳疏之後決無得請之理  
不得請則既不可徑歸又不可苟行其進退之際充似無  
據亦嘗思之爛熟唯有一箇點字為今日恰好道理傳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此言深可念也未知以為如何幸有  
以及復之生明日入山居八日登途欲於上壽日前肅辭  
出城度念三四當還到此矣

與李叔平 戊申

直臣還入 經幄此非社稷之福而治平之兆耶閱邸報  
不覺喜動未知何日啓行耶須勿遲為佳此非如平日不



可不惡趨 召也但朝中文象甚多可慮而此時適當言地固知得喪禍福非所計較論議是非毫釐必察處不可不十分思量也生謹具一疏以應求言之 教其言無可採取而多觸忌謹回此早晚必有禍敗然不敢為 明主不盡言耳相望甚遠如此等事未及相可否已為發送殊可嘆也即得漢陰相公劄子於邸報中節節皆是格言極令人增氣拜候時幸及此意為佳

與李叔平

老兄登對之啓出於忠君愛國之血誠犯忌觸諱都不顧計聞之嘆服然聖人所謂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者今已驗之矣兄之蹤跡已不便於朝廷之上况銓部之所

以待吾兄者不可謂不薄其遠於一鳴輒作能幾何哉念兄進退極為狼狽反復思惟不當在已留則近於憤憤去則涉於悻悻不知作何善處然後方合於古人去就耶大抵怨尤之意一切不形於辭色之間觀勢徐退使人不知所以求退之端似當似當昨見月澗兄微聞兄簡中意心慄背汗令人覓死無路積戾餘生老死泉石之鄉有何憚於相愛者之意而必欲作此有萬害無一益之舉使人更上筆尖耶獨不見近來紛拏之態而反欲效之耶若果有此則蒼石亭中無生之迹矣幸諒之

答李叔平

出山有日憂病閉塾未暇奉問積雪深洞忽有剝啄聲此



時得故人例音已足驚喜况承白雪高調璨爛盈牋警讀  
忻快有不容口雖置之歐王白戰之場也不多讓顧此表  
拙何敢望和一味縮手驚嘆而已明日當宿于醫舍倘可  
蒙枉否餘俟面罄

答李叔平 巳酉

蒙示朱節上年在達城時徐君行甫以寫本見寄反復觀  
玩則其命題造語不無可疑不敢謗出後以微意告行甫  
則退溪先生亦嘗疑之云而察其意則似以為出於老先  
生無疑淺見不敢復言之矣今見吳跋及來示皆以為他  
人道不得生何敢復容喙耶但片言隻字俱在於大全緣  
何許多文字乃見遺失耶安知非戴師愈麻衣易之類而

後生不敢質言可嘆

與李叔平 辛亥

朝報中得一二亦可謂超然已了一大事第未知掛冠行  
色能無再動否誣令吾徒增氣奉賀無已向見領台書近  
來事業全輸李叔平一二着五峯亦言輸馬血誠扁舟南  
溯享養久書亦嘖嘖稱道不能已耳靈炎比劇想惟靜卧  
林園日有清爽之趣自此驅馳汨沒者觀之其得失如何  
耶健羨彼以此事為去就而 聖意乃以不阿時好許之  
為聖人之徒者又安得不視此為去就耶天地衆子閉塞  
奈何頃到淳昌有絕句道懷而本郡守與彼中交通故忍  
而不發今漫錄去耳月澗兄想已快復近得書否懸念



答李叔平

初聞北除固知聞命即行為合於臣子分義而只謂老  
兄病甚羸弱不能自力故前書以為慮即承書示審行意  
已決所謂萬事聽天無險不爽者真達理者語壯哉壯哉  
直令人膏以快活不覺起立死生有命嶺海之外豈能死  
鄒志完耶望後當即造叙矣向見洪叔京欲與金基輩數  
四人結屋於艮巖果以語生只以煩則不穩之意告之矣  
承示知馳書布告有若講學之為者極為驚駭毛骨竦然  
即當如戒停止之少年銳氣不免浮薄如此可嘆可嘆祭  
三代乃是時王之制退溪先生答學者亦曰當遵國制  
士子好禮之家從程朱之論祭及高祖亦不妨云云蓋程

子之言曰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必至於高  
祖下至祭寢亦必及高祖不記本意如此朱文公屢稱此言  
家禮亦用此制故退溪有此說矣餘竢面悉

答李叔平

大雪閉門書問忽不慰露之深有非常日得書時比也國  
俗太隆於墓祭至有四名日之彌而四時正祭或為之輕  
其失禮之本意固如來喻所言形體所蔽魄靈依焉孝子  
追慕之情為之展省於霜露改候之日亦人情之所不能  
已若以伊川野祭比之則其抑之太過矣今但致隆於四  
仲之祭而三月十月兩朔上旬卜日上墓似為得宜上朔  
家禮雖無此文而東萊宗法有之今中原人故前日醫舍



之會略陳此意而感見亦同此則願相與共行之自今年  
為始惟忌日考妣配食及前期茹蔬兩款國俗行之已久  
而又非大害義理且從從先祖之文俟他日熟講而變通  
之未為晚也如何如何高明欲一依禮文淺見不免因循  
惟固陋是愧

答李叔平

專倂寄詩致意勤懇深荷深荷度嶺秋陰來曲檻漫天潭  
影抱孤臺造語奇壯置之 大明詩林亦難辨別但被之  
窮山草屋為不着題耳堪憐好誤兩語似於得失上微有  
放不下底意見騷人此等語固多區區之所望於賢兄者  
只願吟咏性情之際揀出第一等說話不雜以俗下見識

蓋恐如前日在名無成一句為徐行甫觀破也生反復思  
之惟有 恩輒趨謝為臣子道理其他許多狼狽皆不可  
預料而巧避但謝 恩之後即為控疾而還亦是今日所  
處時義當然設或有情外深文亦不暇計吾為所當為者  
而已賢兄進退亦須早決受由之後日子太多淹稽至此  
無乃分義未安耶幸速善處如何生旬九發程宿于醫舍  
其時未可枉駕耶千萬俟奉不具

答李叔平 戊午

賢胤來審安穩慰甚所表揆之情分不敢不承教故諾之  
久矣今見記事之文簡而不短文而不冗令人添減不得  
此肅皇之所以縮頸於蘇齋之託也恐不能副盛意以病



吾子奈何奈何字辭亦甚好其間一二字有疑別紙奉稟  
未可略加斤正耶

與李叔平

淹汾上幾日想江閣春暄道况益勝恨此沒頭衮冗無由  
作鳳陽仙侶耳生昨到愚伏林木益茂羨半日坐巖臺間  
無塵喧直欲仍坐不出而不可得可嘆水蒲小池新荷欲  
出水未可一動否企企

與李叔平

前日蒙示屏詩八篇緣應接頗擾未暇細觀近於齋中始  
得反復數過其中操心一篇於淺見有不能無疑者此等  
不比閑漫吟咏正朱夫子所謂不容毫釐差處請悉之以

求正焉操存省察雖同是心地上工夫用功時分不可相  
混說中庸首章故君子二段先儒皆作一氣說看而朱夫  
子獨分作二截其意極精而先儒止水中間一點動處之  
譬亦儘明白至於克治之云則又是審幾後下手着力之  
事今所謂發於形氣利心纔動已致攻克等語皆是省察  
克治工夫似不屬操心事蓋此處工夫極細故着語極難  
故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太重又曰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  
一操便在這裏又曰要在腔子裏只是於惡慮未萌知覺  
不昧處略綽提惺不令昏放耳未說到人心道心天理人  
欲分界處也第念老兄自少日用力於此等文字不為不  
精而日用間亦必有體驗之功今於貽燕之文必不胡說



抑無乃鄙見未透妄生分別耶揣度之語恐未真的幸細思而明教之則古人所謂不有益於吾子則必有益於愈者其在此矣鄙見萬一不謬則改下親切語或改其題而更加彙括如何如何制念篇末句藥山語固好常念明道先生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一語為制念之要法恐未可舍此第一等說話而求之於彼更以此語修改而押觀為韻如何

答李叔平

示諭縷縷說出片片赤心讀之令人竦動繼之以懽然也操心工夫果難着語以治心改其篇目以存養省察兩項工夫對舉而互言之則以兄高明之見敏妙之筆必無甚

難如何抑生之所見聖人教人每曰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使人就外面有形象處加功則心自然不放而仁在是矣未嘗說心說性指示初學其意微矣今老兄屏詩亦皆就人事上着勉戒意其簡當此操心一篇姑刪去使後人於事上着力則裏面自然收斂况制念室慾已是治心大段事不必更着操心然後心可操也如何如何制念落句改語似泛仍前語不妨不妨吾儕自幼少時讀書亦非全然無意於此事而不會着一兩年辛苦工夫悠悠度日了無所得今則餘日無多精力已耗真成負此生矣以故向於龍門座上舉禮家一句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



何生度此身之偈乃是衰境深有感之語也然前頭惟有  
刻意催趨如恐失之虞為收之桑榆之計此外更無他事  
若悲嘆太切則反更害心矣

答李叔平 已示

方欲作書適此承問喜慰倍常清詩二篇哀誠分明關於  
世教大矣不勝咏嘆但古人詠物之作以含蓄為貴令人  
反復諷誦得其所寓之意於言語之外故其味深長老兄  
語無乃太露耶明明日欲與賢伯仲德叙而不敢專人折  
簡蓋以置酒請客為嫌幸將此意通于月澗兄並纏乘興  
至佳康兄亦有約矣看此時勢得與親朋造膝論心亦非  
易事前輩良辰不可負白酒泛黃花之句真可謂甚於痛

哭也俟奉不宣

答李叔平 庚申

承審作意命駕過哀而近感悵交集寒岡之計此亦聞之  
不勝驚惶所示之禮生等曾用於西厓先生蓋以師生義  
重也吾輩敬慕此老不淺聞其訃而哭之於家固無不可  
至於會哭公處恐或過情況此得之道傳未見士友訃報  
尤難徑舉生今姑變食而已然何敢自是乞更入思量如  
何以為未定則反復之甚善甚善

答李叔平

昨承詢及忙遽間未暇參攷故事只反求乎心意之所安  
者率爾奉報茲蒙更賜反復諄悉無餘至於廣引前輩行



事以未至當之歸有以見臨事不苟講禮必精之盛意不勝欷歔孤迺之見不敢更贅請姑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據此則雖師亦無會哭之禮聞訃即哭蓋悲哀之發在初聞喪豈有吞聲忍淚必待同門聚會然後舉哀之理乎丁未嘗舍之哭適值吾輩尚在一處故得同時舉哀不然則兄不得待我我不得待兄矣惟師生義重初各舉哀之後更聚於公處齊聲哭臨如五服相吊之儀方有節次似不可已此皆實情所發而心之所安初非以如此然後先進可導吾道可冀也胡安之不可尚已如王蘇二公或配食聖廟或列數伊川一時論議固已靡然師宗之矣佛宮

會哭雖未知一一皆是受業之人要亦必以隆師之義處之也若一時大賢繫天下安危關生民休戚如司馬文正公則都中之人莫不奔哭又不可以師生限之而亦至情所在公翁所謂惟天不容偽是也來教所謂但有所疑不敢不言講之有素臨事不差等語皆是至論令人感發亦知平生不以無狀而鄙外之故敢此傾倒未知果能無謬妄否也

答李叔平

承審日來靜履益勝慰仰將理之教謹服膺何敢不量氣力自取傷損無念幸甚安沖聞有來音而時未至至後如或言及示事則當依教但罰之輕重惟一視罪之大小而



施之所謂事來順應者然也傷於刻核者固是近於失人  
務為宛轉者亦或流於姑息甚至於市恩之歸失出與失  
入其失均焉罪之起者從輕不起而輕之則有罪者無所  
懲矣每見老兄論人處事之際慈詳太過雨露偏勝此是  
仁人君子之心若至於以媿為妍則鏡不得為鏡矣書院  
定罰無乃近之耶先賢論用刑處極分明極該備特老兄  
主意如此故讀書過會心處記得牢固他處則放過所謂  
仁者見之謂之仁耳幸毋以此為十分至當之見如何

答李叔平

頃日修復之際偶爾信筆略說平日所覲於老兄者少效  
規益而撥忙胡寫語無倫次茲蒙不以為陋惠以長牋與

之反復教誨縷縷數百言皆是格言莊誦再四不勝感嘆  
其中雖或有幸生庶幾無枉死兩句又是千古名言與古  
人所謂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者若合符契尤為之擊節無  
已至於雨露偏勝之云乃為老兄平日居鄉論事而發論  
魏公等事大不相干而來教并及之費了許多論議竊所  
未喻至謂生於魏公不惟論之而又斥之尤不勝駭懼之  
至南渡人才李綱為第一魏公次之其忠義偉然死而後  
已自非昏妄失性之人誰敢斥魏公耶生於王道則果深  
斥之累與兄爭辯不置於魏公則無此焉無乃老兄錯記  
得耶惟其黨宗齊愈而劾罷李綱乃為大錯此則固嘗病  
之然亦百世之公論非生之私見亡者可作亦當為法受



惡矣何可以是而謂之斥耶乞更思而再教之如何

與李叔平

前未嘗然懷想轉切即因來人審動靜佳勝且得宅相慰  
喜無已生緣叔父証勢尚爾沉困憂撓度日悶悶先生文  
集刪繁就約非徒事理當然又是先生本意固無不可不  
於文字語句雖稍有未簡當處不可一一刪節節猶可  
竄改未安當初非不知此而只緣狀啓公移中欲去吏  
讀故於承接處不免代以他字蓋出於不得已也即見雜  
記中有一兩處點改亦有不必要刪而刪處鄙意欲依本文  
以存慎重之意如何如何大抵先生之文平鋪委曲惟取  
詞順意達讀之如相對說好話老兄之文鍛鍊刻削精簡

於莊得之於子厚者為多兩家文章氣象自不同各全其  
真體口也昨日讀朱子與南軒書論胡文定改兩程文字  
有曰前賢文字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  
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讀  
來令人瞿然汗出吾輩前日所為正犯此戒方欲相告來  
使適至而適見又有點化處故為兄誦之文多不能盡錄  
俟他日相對展讀耳

答李叔平

示論縷縷辭嚴意懇懦夫警發深矣感荷千萬僕於此事  
本非所堪而近為親舊所迫不免代斲况於先生家事何  
敢一毫推托誠以形容盛德不比他人銘誌一字不可輕



易又必其言見信於人者方於發揮有力嘗見海東名臣  
行蹟中有一二門人為其師稱述而非徒語無斟酌亦是  
自家無聞於後世故人之見之者或無取重之心無益於  
發明師道豈不為可懼耶以此雖蒙諸友敦勉亦知於義  
分不敢終辭而未得即下手成十年遷延乃是自知甚明  
而老兄反謂見義無勇豈非見愛太過而有所蔽耶鄙意  
吾輩未必便死惟於未死之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庶幾  
或有進益無忝為老先生門人然後從而發明之乃為實  
語而不為見者所鼻笑如何如何只恐昏憤日甚無以成  
此志此大可念也編摩惟當極其精粹而已如來論所云  
恐未免流於私意如何如何語長紙短俟他日面論

答李叔平

承還自汾曲慰沃山城之行聯轡甚樂但此不到山樓已  
隔一年而過數日則溪花欲落為此明日着吟鞭留一日  
弄兒孫四日向山城作計已熟茲不得副教耳曾與死悔  
約於還時抵盧丈兄亦同之如何漆山獨行必太孤寂明  
日偕到愚谷則尤為勝致如何如何鄭公希登乙巳士類  
而得稿者其行蹟一冊自京中傳來令致兄所故付呈此  
等名流未及百年已湮泯不知名吾東方文獻不足如此  
良可慨然鶴老碑文改藁更呈幸細評見教為望行狀一  
卷并送望須撥忙着眼參校彼此庶有以知述者用心處  
矣其或當留而不合刪處亦望示及



答李叔平

甲子

一日而再得書良慰良慰兄弟相知自卅角到白頭乃以生為有動於惹拳耶若爾則雖謂之如新可矣歌歌君子之語默有時如石守道慶曆之詩豈不為正論而范老不免吐舌豈范老有動於惹拳耶今日為老兄計姑且凝然不動待後日生之將入禍穽然後一言以救之於語默為得其節而生之所望者在此矣今乃徑出而六言之豈不為快而不免為相隨入井故惜之耳老兄且道生若畏禍何苦而生此曲拍耶况人當為其可為者而已人知不知何與於已而必欲傍觀者之知耶千萬勿作此見解甚善甚善

答李叔平

前書所云何不小忍如此輕發者非以兄言為失當也但慮無益於事而有累於兄耳前日與叔載書中亦以相隨入井為言若意蓋可見矣來書纒纒說盡許多道理有若為全不相知者發何耶大抵兄之孤確本置禍福於度外而相愛者惜其輕發而觸禍不相樂者羣起而譁然以為按劍而護黨其撥去首尾孤行片句亦何足恠哉已展難縮只得硬着脊梁待他所為何可吹吹多作說話也

與李叔平

前日所製呈文深得事體而大臣之意必欲先達毛功昨已改撰寫啓矣鄙意反復思之此事終是十分未安凡事



必以忠信為主論人論事須寫出實心待凡人猶當如此  
况天朝使臣入我境必欲聞本國實情而我乃偽作頌  
功語共為欺蔽此是何道理耶况一遠方為辨誣之奏一  
邊又為頌功之語詔使其不視我為巧詐不直耶恐或  
有後悔如何欲言而無言責茲以相告幸深量細思議為  
啓辭如何此呈文已經 啓下故須啓辭方停矣

與李叔平

丁卯

數日程本非遠別而多亂之中自爾惘然此豈獨衰年景  
象耶想經宿尊履益勝否明日之行更無前却耶捧讀  
教書非徒辭意懇切虜情無厭之狀極為痛憤誠使四方  
義士沫血切齒同心戮力直向賊營而歸曲於虜則彼亦

必不敢以拒絕 天朝要我而奈人各愛身人各異心不  
肯進一步向賊奈何奈何體相分付已知募兵難用於社  
戰只令把守嶺路此直是明見只宜遵奉施行庶有一分  
着實之效而區區之心猶欲整頓義旅前進漢江只是荷  
挺之卒數既零星繼餉之事尤極難辦不免自潰之患則  
彼此不及有名無實以此趨趨徒有苦心寢不能寐食不  
能甘耳幸細思見教如何

答李叔平

別後方切惘然得書知經宿動靜珍勝深慰蒙教意甚真  
功謹當佩服平生受用難進易退字非不動懇音力而到  
底每為分義之論所轉退不能於急流中抽身出來良可



慨然今則病衰尤甚本無前進之念而義不可不復  
命  
兵亂之後萬事潰裂不成 朝家形狀又不可輒求退去  
有若自占便宜者然老兄獨不念兩無正之詩乎淺見則  
以為當安逸之時而不退則為貪祿當危亂板蕩之際而  
退去則為無義如何何旅翁與吾輩不同願老兄毋以  
打乖法門為可據而學也承俯詢不敢不盡愚耳

答李叔平 戊辰

登程過兩日又寒甚念行李艱窘為之惘然再承令翰審  
舟行好到樓巖稍慰懸想入峽却愁逢暮雨捲篷無興看  
秋山真警句而亦令人愁絕也即今想已歸卧立園靜味  
日深回思向日沒頭京洛風塵費人推擠真一翅仙凡矣

健美如何但詩中微有放不下底意思故不敢以示人矣  
吾儕衰老已深餘日無幾幸及此閑暇時沉潛義理以益  
求所未知此為究竟之法况有對床之樂足以相與真切  
講劇世間閑是非何足留眎次間耶

答李叔平 庚午

尋常一念懸在左右忽承遠翰文詞筆畫較平日無異君  
子以理節情之功固應如此不勝贊喜生歸卧林丘日自  
靜味只是西山一面主人不在有懷無與晤奈何

答李叔平 壬申

承問及感感生眩症漸重觸事茫然所問眼制當初全不  
省察但知圓領衣緝下之為齊衰而別製衰服則不曾慮



及只製圓領衣明將成服今得凡示驚慮然以官家文字  
觀之則似當以圓領衣成服不必別製衰服如何如何西  
厓跋文蒙示不勝擊節令人三復嘆賞點抹批示之教非  
所敢及只以貪於愛玩姑茲留置案上俟後壁還伏計第  
有一事不敢不奉稟者生之藻鑑本後於流輩而今則心  
神虛脫又非前日之阿蒙而來示猶以故意期之不惟在  
生慙甚亦非故人相悉之道幸千萬諒之他日相對則必  
能察見矣昏眩不能盡意

答徐樂齋行甫

思遠

千里一書一字千金披慰之深有如對晤就審靜居安勝  
想涵養持守之功益就平實恨無由親叩緒論耳鄙生頃

冒師席一日不敢安適受由南歸途中得病控辭適職今  
已久矣承示諭不勝慙赧自揣空空有何分毫可以及人  
向年與仁鄉諸益得以從事於講廟者亦藉契丈為洞主  
耳杜門跼伏求免於罪過之不暇幸勿以此等事相期以  
重外間譏誚也世變無窮無所不有仰屋之嘆何可及之  
紙筆耶若事苦事五先生從祀文廟昨日 聖教已下物  
情之快不啻披雲覩日欣抃如何千萬不宣

答徐樂齋行甫

山居岑寂懸想方切即承盛翰不勝慰喜第聞精甫說夏  
間失攝甚重今纔向蘇云惡寒固是左右常年氣候然若  
比前加重則或是元氣衰弱之致幸願倍費調攝以盡慎



疾之道甚善甚善經世半生行世無一善狀年垂五十尚  
昧行藏白首覺驚竟致身名兩辱自訟無及奈何奈何蒙  
慰諭勤至感怍無已日間無它事惟讀書攝心庶為補過  
之地而日益昏氣益憊不能俯案展閱只分此生作癡鈍  
一漢而止甚可嘆也相望不甚遠無緣披對瞻想德範但  
切悵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



